

# 從「避險」到「軟制衡」：美國的策略如何改變越南的中國政策，2014～2019<sup>\*</sup>

阮功松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 摘要

學界一般認為，冷戰結束後，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包括越南在內的東亞小國對中國所採取的外交策略偏向「避險」或「接納」。文獻指出除了加強與中國的關係外，越南亦主動與各大國交好，並強調其要走著一個獨立、自主、多元且多方化的外交政策路線，此被視為越南對中國的「避險」策略。然而，本文認為有關越南對中國政策的分析較為單向，即大部分僅著重在越中關係本身的推拉力，而忽略了美國在其中的主動角色。因此，無法說明越南對中政策近期的動態變化。本文的論點是，基於安全與國家利益的考量，越南自2014年至2019年間對中國的政策已經從「避險」轉向「軟制衡」。本文認為，這種改變由「懲罰性因素」及「激勵性因素」所驅動。懲罰性因素乃為中國自2014年之後所給越南帶來的壓力和威脅比此前更為明顯，表現在於中國在南海的強硬姿態、越南過度依賴中

---

\* 承蒙匿名審查老師的寶貴意見和建議，指正不少初稿的疏失，作者謹致上最高謝意。作者也由衷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黃瓊萩教授在作者進行這項研究的過程中曾經給予作者很大的啟發和寶貴的建議。

國經濟等，使得越南要在「抗衡」與「扈從」之間做出選擇，而難以繼續維持其過往模稜兩可的「避險」策略。激勵性因素所指的是美國因素，近年，爲了圍堵和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不斷地拉攏中國周邊國家，其中越南成爲美國戰略佈局中的重點國家之一。而另一方面，越美兩國之間存在諸多戰略利益上的交匯，使得越南更願意接受美國的示好。進一步靠攏華盛頓可以使得河內擁有更多的籌碼來應對北京。不過，越南的抗衡舉動尚處於較爲「低調且軟性」的程度，故本文稱之爲「軟制衡」。

**關鍵詞：**越中關係、美國、避險、軟制衡、越南

\* \* \*

## 壹、前言

學界一般認爲，冷戰結束之後，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包括越南在內的東亞小國對中國所採取的外交策略偏向「避險」或「接納」（Kang 2003; Kuik 2008; Chan 2010; Le 2013; Kuik 2016）。「避險」（hedging）是一種介於「抗衡」（balancing）和「扈從」（bandwagoning）之間，其所指的是在一種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小國透過採取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同時與各大國保持合作關係以降低體系的威脅或風險。

越南共產黨（以下簡稱：越共）在1991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強調越南要走著一個獨立、自主、多元且多方化（diversified and multidirectional）的外交政策路線。報告指出，「越南願意與世界所有國家成爲可靠的朋友和夥伴，爲和平、獨立與發展做出貢獻。」（Vietnam MOFA 2004）。越南於1991年和1995年先後與中國和美國實現外交關係正常化，同時不斷與歐洲各國、日本、俄羅斯等加強關係。河內此舉被認爲是採取「避險」策略以降低來自北京的壓力和威脅。值得一提的是，越中兩國皆爲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有所相近，冷戰後越南一度試圖與中國建立「共產聯盟」（socialist alliance）以防堵西方的和平演變（peaceful resolution）。然而，越中之間始終存在著遲遲未能解決的南海爭端議題（越南稱之爲：「Biển Đông

（東海）」）。隨著中國在南海議題上的態度日益強硬，越南所面臨的壓力亦隨之而增加。

另一方面，美國在近年來不斷與越南深化關係。越美於1995年實現外交關係正常化，但由於美國在過去長期並未將注意力放在越南身上，小布希總統時期忙於處理中東事務，直到歐巴馬總統提出的「重返亞洲」戰略（Pivot to Asia），越南的角色才慢慢彰顯出來。到川普總統時期，隨著美中權力角力日益升級，越南漸漸地成爲美國亞洲戰略佈局中的重要一環。越美於2013年建立全面夥伴關係，隨後美國不斷地向越南示好，例如於2014年決定對越南解除一部分殺傷性武器禁令、2015年歐巴馬總統高規格接待越共總書記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訪美、2016年全面解除殺傷性武器禁令、2017年川普總統訪問越南、2018年邀請越南參加美國的「環太平洋軍演」（the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2019年處川普總統選擇越南首都河內作爲舉辦第二次「川金會」的地點，並在此期間對越南進行訪問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是共產國家，而美國一向有很強的自由主義式的安全觀，即當全世界都是民主體制與自由市場，美國才真心願意與之交往（Shambaugh 2012, 6-7），但實際上從越美關係近年來的一系列發展或許已經顛覆以往的刻板印象。與此同時，面對與自己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美國的不斷示好和勸誘，越南國內傳出不同的聲音，有的看好越美關係並呼籲越南要進一步靠近美國以制衡中國。相反的，許多人認爲越南需要審慎考慮與美國交往以避免成爲美中兩大國角力中的一個棋子。有鑒於此，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是，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越南如何看待美國的示好及其對越南的中國政策的影響？

本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即透過檢視自2014年以来越南對美國示好及勸誘的實際回應與行動，進而評估越南對中政策的變化。本文的論點爲，自2014年至2019年間，在中國給出的壓力不斷加大，且美國不斷向越南示好的情況下，越南對中國政策已經漸漸地從過去的「避險」策略轉向成一種「軟制衡」（soft balancing）。本文認爲2014年是越南對中和對美的外交政策的轉折點，主因在於2014年之時，中國的海洋石油鑽井平台HD-981放置在越中南海爭議

海域中進行勘探（以下簡稱：HD-981事件），<sup>1</sup>引起越南強烈抗議，使得越南對中國的信心嚴重下降。實際上，在此之前，越南內部許多人仍然堅信越中兩國可以透過相似的意識形態來解決矛盾與衝突，然而現實中並非如此。越南慢慢發現國家利益和安全才是首要的考量因素而非意識形態（TCCS 2015）。與此同時，在2014年前幾年，美國亦曾經向越南釋放出善意，但越南當時因為對美國的戰略意圖尚不充分把握，且其想要在美中兩大國之間維持一個平衡點，因此越南對美國的拉攏的態度忽冷忽熱。然而，自2014年之後，從越南官方對美國的回應、越美兩國的實際交流、以及越南國內對越美關係的討論及期望等均可發現越南已經更主動、公開、積極地回應美國的示好，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即越南主動與美國建立互信、越南主動與美國加強國防合作、越南大力支持美國在亞洲的角色。簡言之，自2014年以來，越美關係呈現出更多、更迫在眉睫的戰略利益上的重疊，而關鍵的動因在於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在南海的「大有作為」的行動，這對越南和美國而言均造成威脅，促使雙方要加強合作，自然而然變成了一種自然性的準盟友關係（quasi alliance）。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首先在本文前言的部分，介紹了本文的研究問題。第二節對過去文獻及探討小國對大國的外交政策之相關理論等做一個簡單的整理，尤其本文試圖釐清「避險」與「軟制衡」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異，並在此提出過去文獻的不足之處和本文的主要論點。接著，在第三節中，本文試圖探討美中權力角力中越南所扮演的角色。第四節專門探討越南如何回應美國的示

<sup>1</sup> 中國海洋石油鑽井平台HD-981自2014年5月2日至2014年7月16日期間放置於越中南海爭議海域以進行勘探石油，引起越方的強烈抗議，越南軍方隨後陸續派遣29艘各種軍艦阻止，而後兩國船隻旋即在海上發生對峙。在越南媒體大量報導後，於2014年5月11日在河內、峴港、胡志明市等越南20餘個省市，越南民眾發動一連串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抗議活動。而自2014年5月12日傍晚至14日，此前相當溫和的抗議活動已經失控變成一場暴動，或稱「2014年越南反中暴動」。越南媒體報導約有兩萬名在平陽省、同奈省、胡志明市的工人罷工以抗議中國行爲，而其中多名過激分子衝進在工廠門口寫著漢字的中國、日本、台灣公司進行打砸、搶劫、縱火燃燒等暴亂行動。暴亂最嚴重的地點在平陽省，據越南的統計，截至2014年5月14日，已經有460餘家外資公司（大部分係台資企業）被打砸、至少15家被縱火燃燒，損失十分慘重（Thanh Nien 2014）。可以說，HD-981事件係越南改變對中國的認知以及調整其對中政策的重要轉折點。越南內部不斷出現要重新檢討此前相當模糊的越中關係之聲音，即越南對中政策應該以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為基礎（Nguyen 2019, 413-416）。

好以及其對越南的中國政策之影響，這也是本文針對研究問題所作出的具體回答。最後結論的部分總結本文所提出的論點。

## 貳、理論架構

### 一、權力不對稱下小國外交政策選擇

在過去文獻中，探討小國對大國的外交政策的研究相當少，比較多的是著重在大國對大國的外交政策。學者們對於決定小國對大國的外交政策選擇的動因之討論基本上分成兩派觀點，包括「結構性」因素的解釋以及「非結構性」因素的解釋。前者強調「結構」或「系統」對一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力，而後者強調國內政治（domestic politics）、領導人的認知（leader's perception）、朝貢體系（tribute system）、關係性和角色（relationality and role）等這些非結構性因素的影響。

關於結構性因素方面，Ross（2006）指出傳統的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權力結構」（power structure）面向完全可以充分解釋亞洲國家如何回應中國的崛起。作者認為決定小國面對崛起大國時採取何種策略的關鍵在於大國的軍事能力能否從根本上影響小國的安全，而非其經濟能力（Ross 2006, 358-395）。不過，有些學者則持反對的觀點，如Kang（2003）指出現有的國際關係理論源自於歐洲的經驗歷史，然而有很多時候那些國關理論無法解釋或預測亞洲的衝突或聯盟行爲。Kang（2003）因此認為以中國爲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的歷史交往經驗是決定當下亞洲國家對中國所採取的外交政策。Huang（2017）則認為在與大國的關係中，小國如何看待自己本身及看待大國決定其對大國所採取的外交政策。作者以越中關係爲研究案例，並指出，過去歷史「附庸國」的角色（vassal state role）決定河內如何回應與中國現在的關係，此一角色也同時導致越南對中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和不一致性。

不管是何種解釋，吾人均發現大國與小國之間始終都存在著一種權力懸殊或權力不對稱現象。Womack（2006）從越中關係歷史案例的研究建立起一套理論用以解釋各種大小國不對稱關係的演進。作者指出大國與小國之間

存在著一種「權力不對稱」(power asymmetry)的關係,即大國與小國在國土(size)以及實力(capability)存在力量懸殊現象,這決定兩國關係如何發展。在這樣一個不對稱的結構底下,大國的任何風吹草動無意間都可能會引起小國的不安全感(insecurity)和過度注意(over-attention)。就越中關係而言,作者指出越南視中國為其「命中註定」的北方鄰國,而戰爭還是和平的決定權都掌握在這一北方大國的手上。與中國比起來,越南更需要與之維持和平關係。然而,由於處於這種不對稱的結構下,中國的任何行動無意間都被越南誇大解讀,認為會威脅到其安全。最後越中彼此對對方的行動(action)和意圖(intention)都會產生誤解(Womack 2006, 9-10)。這種不對稱的關係會形塑大國和小國領導人對雙邊關係的認知和影響他們所採取的外交策略。

不管是與美國還是與中國的關係中,越南皆處於小國地位,因此其對這兩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選擇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權力不對稱的影響。儘管越南和中國在意識形態、政體類型十分相似,或者是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美國的外交目標十分明確,然而越南仍無法把握美國和中國的真正意圖。因為國家的意圖是不可測量的,意圖在領導人的腦子裡,同時意圖也會瞬息萬變,今天可能是善良但明天會變邪惡(Mearsheimer 2001; Rosato 2015)。而在這種不對稱結構下,國家的意圖更難以捉摸揣測。在與美國加強關係時,越南亦因無法獲知美國對其的真正意圖而不敢快速地一邊倒美國。一旦越南進一步靠近美國,其所擔心的是越南會否變成美中兩大國遊戲中的一個棋子。

在這種不對稱的結構下,小國在面對大國時最常採取的外交選擇包括「抗衡/制衡」(balance)和「扈從」(bandwagon)。抗衡是透過增強本身的軍事、經濟實力,或稱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或透過與其他國家聯盟以對抗大國的威脅,或稱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抗衡又可以分為硬制衡(hard balancing)和軟制衡(soft balancing)。扈從則是跟著強者,即小國選擇配合大國以避免與大國的直接衝突(Walt 1985)。抗衡與扈從各有其利與弊。權力平衡理論、威脅平衡理論都認為國家的抗衡行為比扈從行為更普遍(Walt 1985, 33)。

不過,有些學者則持不同的觀點,認為扈從比抗衡更常見(Schweller 1994, 93; Sweeny and Fritz 2004, 446)。Schweller (1994)指出過去權力平

衡理論和威脅平衡理論將國家視為滿足現狀者（satisfied status quo），即國家選擇抗衡還是扈從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確保自己的安全。然而，Schweller（1994, 99-107）認為，國際體系中存在著諸多不滿於現狀的國家（dissatisfied states）或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s）。對這些國家而言，體系中的安全並非如此稀缺，且選擇抗衡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因此，國家更多是爲了利益而心甘情願地扈從大國，而不是爲了自身的安全或生存。

除此之外，小國亦可選擇一種介於抗衡和扈從之間的策略，叫做「避險」（hedging），其所指的是在高度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小國一方面從事一些內部和外部的抗衡動作，一方面透過採取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同時與各大國交好，但又不能跟任何一個大國走得太親近或太疏遠以期降低由單一抗衡或扈從行爲可能帶來的風險（Kuik 2008, 164）。

實際上，過去文獻對「軟制衡」與「避險」此兩種策略的探討往往出現混淆現象，甚至兩者有時被互換使用。究其原因，「避險」本身亦包含某些「軟制衡」的成分。然而，本文認爲有必要將這兩者分清界限後方能更細緻地觀察並探討小國對大國的外交政策。

首先，「避險」本身是一個動態與靈活的概念。小國在某些議題上抗衡大國，在另一些議題上則順從大國的利益。在此區間內，只要不明顯出現抵制大國或依靠大國的舉動，都可以叫做「避險」。<sup>2</sup>「避險」涵蓋一系列策略，而並非完全係抵制或依靠大國的舉動（Huang 2015, 192）。具體而言，Kuik（2008, 165-171）指出「避險」包含以下五個組成部分，即：間接抗衡（indirect balancing）、支配否認（dominance denial）、經濟實用主義（economic pragmatism）、約束性接觸（binding engagement）和有限的扈從（limited bandwagoning）。前兩者被稱爲「風險應急」（risk contingency），主要的目的爲在出現問題或危機之時可以減少避險者的損失。後三者被稱爲「回報最大化」（return maximizing），主要的目的爲當一切條件順利時，小國可以從大國那裡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濟和外交利益等。整體上，學者們關於東亞小國對中國採取「避險」政策的組成部分，似乎已達成一個共識，即在經濟

<sup>2</sup> 此處爲匿名審查老師所提出之建議。特此感謝！

和政治議題上往往接納或順從中國的利益，而在軍事安全、多邊外交議題上則持有較為抗衡或抵制中國的態度。

其次，「軟制衡」則被定義為透過一些非軍事手段來拖延、挫敗和破壞霸權單邊的侵略性行爲，過去主要以各國對美國所採取的政策（Pape 2005, 10）。非軍事手段可以包括多邊國際制度、經濟治略（economic statecraft）、抵抗語言（discourse of resistance）、拒絕霸權的要求、仰賴國際法等等（Pape 2005, 17; Schweller and Pu 2011; Friedman and Long 2015）。國家透過採取此些非軍事手段來限制（limit）和抵消（offset）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先國家之權力（Pape 2005, 17）。

有關「軟制衡」具體包括哪些行爲，學者們各持己見。Kuik（2008, 165-166）和Le（2013, 344）皆認為小國「參與多邊國際機制或加強與各大國的關係」以抵制來自中國的壓力可被視為軟制衡。而Pape（2005, 36-38）所提出的軟制衡行爲之範圍更廣泛，涵蓋從外交、政治、經濟到軍事安全等方面。作者認為軟制衡包括以下四種具體行爲：(1)領土拒止（territory denial），意味著次等國拒絕霸權使用自己的領土執行某些行動；(2)糾纏外交（entangling diplomacy），即次等國透過一些多邊國際機制反對霸權的某些行爲；(3)經濟強化（economic strengthening），指的是次等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將霸權排除在外；(4)釋出要參加某個平衡聯盟的決心（signaling of resolve to participate in a balancing coalition），即透過與其他國家加強合作以共同抵制霸權的意志。

本文認為，不管是硬制衡還是軟制衡，兩者在本質上均指的是「抵抗大國的壓力、不接受大國的優勢支配地位」，而唯一的差別在於此一抗衡行動的「強度」。Pape（2005, 43）亦提及，儘管軟制衡行爲不至於直接挑戰霸權的優勢主導地位，然而軟制衡最終可能會演變成硬制衡。在此同時，小國採取軟制衡政策的範圍也不應僅局限於一些學者所說的「參與多邊國際機制或加強與各大國的關係」，而應擴展至經濟、政治甚至是軍事安全領域。只要小國在此些議題所採取的政策、立場態度出現某種抵制大國的舉動皆可被歸為抗衡行爲。而判斷軟制衡還是硬制衡的標準則視小國行動的強度與頻繁程度而定。

總而言之，「避險」與「軟制衡」的主要分界線在於小國在不同議題上對



大國的政策或立場態度。具體而言，倘採取「避險」政策，那麼小國傾向於在政治、經濟此兩個議題上偏向與大國合作，而在軍事安全、多邊外交等領域則較抗衡一點。相反，倘採行「軟制衡」則不管是在政治、經濟、軍事安全還是多邊外交等議題上均呈現出某種抵制大國利益的舉動。然而，因小國抵制大國之行為的強度尚屬於較為軟性，故可稱之為「軟制衡」。在文章中，筆者將從越南與美國在政治、軍事安全和經濟此三個領域的合作來探討越南對中國政策已經漸漸由「避險」轉變成「軟制衡」。

## 二、冷戰後越南對中國的外交政策

諸多學者認為冷戰結束以來，越南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直都是「避險」，且此一政策呈現相當穩定趨勢（Chung 2009; Chan 2010; Le 2013; Tran, Vieira, and Ferreira-Pereira 2013; Tran and Sato 2018）。縱觀現有文獻可以發現，驅動越南自冷戰後選擇此一「避險」策略的主要原因有三個，即歷史因素、越南國內及越中雙邊關係因素、越南對外政策及國際環境之變化因素（Le 2013, 338）。

首先，越南自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曾經完全扈從中國，後因越中關係交惡，越中1979年爆發邊境戰爭等原因，使得越南自1970年代末至1991年期間選擇「跟著蘇聯走」並全面抗衡中國。歷史經驗告訴越南，過去選擇單一的抗衡或扈從中國或蘇聯均無法確保其安全和利益，反而越南曾經因為採行單一政策而受到昂貴的經濟和軍事上的代價，因此冷戰結束後在沒有蘇聯的經濟和軍事的援助下，越南領導人不得不探索其他對中政策，而「避險」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Le 2013, 339; Tran and Sato 2018, 81）。

第二，「避險」亦出自於越南國內及越中雙邊關係因素。Le（2013, 334-340）認為兩個完全相反的趨勢使得越南的避險策略得以強化，即一方面越中意識形態相近且經濟互賴讓雙邊關係繼續發展，但另一方面，中國在南海的日益強硬姿態使得越南不得不採取較為抗衡的策略。

第三，越南對外政策及國際環境之變化為越南施展「避險」策略提供充分的條件（Le 2013, 342）。自1986年進行改革開放以來，越南實行一種「多元且多方化」的外交政策，因此除了不斷強調越中「同志加兄弟」的關係外，越

南亦尋找與美國、歐盟、日本和其他大國發展更密切關係的機會（Tran, Vieira, and Ferreira-Pereira 2013）。同時，越南也積極融入國際組織、機構，希望可以藉此分散中國的影響力，並透過像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一樣的組織對中國的行為進行限制和制度化。

如上所及，「避險」本身是一個動態與靈活的概念，因此Tran and Sato（2018, 77-78）認為儘管「避險」裡面包含一些「抵抗」或「順從」的成分但也不能稱之為抗衡或扈從。而過去研究指出在越南對中國的「避險」政策中整體上包括四種策略，即：一是，經濟實用主義，即越南透過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以期從中受益。二是，直接接觸，即越南透過擴展及深化一些越中雙邊機制以期建立互信和培養與中國的合作習慣，同時藉此形塑中國的行為。三是，硬制衡，意即越南進行軍事現代化以抵制中國的強硬行動。四是，軟制衡，指的是越南積極參加多邊機制以及強化與各主要大國的關係以期淡化中國的壓力和威脅等（Le 2013, 344; Tran and Sato 2018, 93）。Tran and Sato（2018, 93）指出即便此四種策略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化，但越南自冷戰後始終都能夠維持「扈從」因素和「抗衡」因素之間的平衡。

由上述學者針對越南對中國的「避險」政策的四個主要策略之分析可以發現，前兩者屬於經濟和政治議題，而後兩者屬於軍事安全和越南多邊外交議題。越南在「經濟」和「政治」此兩個議題上似乎一貫地被認為都偏向避險區間內的「扈從」一端，而在「軍事安全」和「參加多邊機制及加強與各大國的關係」此兩項議題上則被歸為區間內的「抗衡」一端。

### 三、本文的論點：越南對中國的軟制衡政策

#### （一）過去有關「避險」分析之限制

本文認為過去探討越南自冷戰後對中國所採取的「避險」政策尚存一些不足之處：

首先，學者們以往分析越南對中政策的研究往往著重於越中雙方關係的推拉，而少有研究真正關注美國影響越中關係的主動性。<sup>3</sup> 從越南過去曾經抗

<sup>3</sup> 此處為匿名審查老師所提出之建議。特此感謝！

衡中國的經驗觀之，決定越南對中國採取抗衡、扈從還是避險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乃為越南能否從另一個大國（蘇聯或美國）獲得支持或奧援。1970年代中至冷戰結束前，越南長期抗衡中國的原因是背後有蘇聯龐大的經濟和軍事上的支持，而自冷戰結束後，當不再有蘇聯的援助且又無其他大國支持之，越南便不得不放棄抗衡政策。然而，自2014年以降，隨著美國重返亞洲進入深水區，華盛頓不管在政治、經濟、還是軍事安全等領域上均給予越南不同程度的支持。此突然間增加了河內在面對北京時能夠使用的籌碼或選擇。

第二，在學者們所提出的經濟、政治、軍事安全、越南多邊外交等此四個議題當中，前兩者似乎被對號入座地放在避險區間內的「扈從」一端，而後兩者則被歸為區間內的「抗衡」一端。本文認為這樣的分析太單向，似乎已淪為一種「二分法」（dichotomy），即凡是經濟、政治議題就得扈從中國，或凡是軍事安全、多邊外交議題就要抗衡中國，而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限制了我們去評估越南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全面性。由越南這些年來對中國的政策觀之，越南並不總是在經濟和政治此兩個議題上一直都選擇順從中國的利益，反而自2014年以來，越南同時在上述四個議題上對中國的態度或政策立場逐漸趨於強硬。

本文認為越南對不同議題間的抗衡態度之差別在於其抗衡行動本身的「強度」，也許在經濟和政治議題上偏向軟制衡，而軍事安全、多邊外交則保持硬制衡等。本文同意在冷戰結束後的較長一段時間越南在政治和經濟上對中國採取一個較為扈從的態度，然而自2014年以來，越南對中國避險政策中的抗衡因素和扈從因素皆已無法如Le（2013）、Tran and Sato（2018）等學者們所說的繼續保持某種平衡了。取而代之，越南在大部分的議題上的態度均已漸漸地往抗衡一端轉移。

第三，無可否認學者們所提出的每一種外交政策選擇背後都有強而有力的證據來支撐，也就是說，很有可能在他們所觀察的時間裡越南對中國所採取的政策確實如此。然而，這些外交政策是否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換言之，越南之前對中國的「避險」能否適用至今？Kuik（2008, 165）指出東南亞小國只能在以下三個條件同時具備的情況下方能選擇「避險」策略，包括：沒有直接威脅（immediate threat）、沒有任何把國家分成對立陣營的意識

形態之斷層線 (ideological fault-lines)、沒有迫使小國要選邊站的全面大國競賽 (all-out great power rivalry)。

不過，從近年來的情況觀之，很難說Kuik (2008) 所提的三個條件在當下的環境中仍然存在或保持不變。舉例來說，正在白熱化的美中兩強的角力中，中間國家難免被迫選邊站，此使得小國的避險策略或將面臨一定程度的挑戰。另，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尤其自2008年之後，中國的對外政策開始變得更加堅決果斷 (assertive)。同時，中國在區域的行為亦變得更強而有力，尤其是在主權爭端、區域領導權等議題上的政策立場皆已不同以往 (Johnston 2013; Chang-Liao 2016)。足見，中國給小國帶來的威脅或壓力也明顯增加，此時小國可能被迫在抗衡或扈從之間做出更明確的選擇。吳玉山 (2009, 41) 亦指出，只有在大國給出的壓力有限的情況下，小國才得以採取避險策略。而實際上，亞洲各國對中國的抗衡行為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近年呈現日益強化的態勢，而中國的崛起是引起這些國家的內部制衡和外部制衡的動因 (Liff 2016)。

## (二) 本文的論點

本文認為儘管越中的不對稱結構難以改變，然而越南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選擇可能會隨著中國不斷崛起、越中南海爭端趨於緊張、美國不斷向越南示好等這些因素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本文將「中國不斷崛起和越中南海爭端緊張」以及「美國不斷向越南示好」分別稱為「懲罰性因素」 (punitive factor) 和「激勵性因素」 (incentive factor)，以下對這兩個因素加以說明：

懲罰性因素方面，假設我們承認一些學者的觀點認為越南自冷戰結束後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避險的，那麼我們應該會看到「中國所給越南的壓力或威脅始終是有限的，並且這種有限的壓力是不變的」。理論上，只有在大國給出的壓力有限的情況下，小國才可以採取避險策略 (Kuik 2008, 165; 吳玉山 2009, 41)。然而實際上，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到隨著中國不斷崛起，其在亞太地區的行為和政策開始變得更加強硬，尤其是在與各國利益發生衝突時，北京會毫無忌憚地捍衛自己的利益 (Goldstein 2012, 266-280)。屆時，小國可能要在「抗衡」與「扈從」之間做出更明確的選擇。

舉例來說，中國對於南海爭端議題上的不讓步和強硬態度是與日俱增的。

於2007年12月成立「三沙市」、2009年5月向聯合國提交「九段線」地圖以反對越南與馬來西亞的主權聲索、2012中國船兩次砍斷越南勘探船電纜、2014年海洋石油鑽井平台HD-981事件、2015年之後進行填海造島、2018年首次在爭議島礁區域進行轟炸機H6-K起降訓練、2019年中國「海洋地質8號」在萬安灘（越南稱之為：「Bãi Tư Chính（斯正灘）」）海域進行勘探等等。再者，越南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是日益嚴重的，越南擔心中國可以藉此對越南國家安全、國內政治、主權聲索、及外交政策形成一種「影響力槓桿」（influence leverage）。那麼在這些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可以說中國所給越南帶來的威脅和壓力已經有所增加。在此背景下，相當合理地說，越南難以繼續堅持其避險策略。取而代之，越南跟其他國家一樣要在「抗衡」與「扈從」之間做出選擇。實際上，越南近年來在諸多議題上對中政策的抗衡成分變得愈來愈多。然而，中國所給出的威脅和壓力又不至於置越南於死地，而且並不頻繁，因此越南所選的抗衡策略較為低度和軟性，以免適得其反。

自2014年HD-981事件以來，中國在南海動作頻頻，加快填海造島的步伐並頻頻阻撓越南在南海的開採石油活動。有意見認為，近年，越中南海爭端並沒有升級，反而趨緩，越南因此沒有理由去抗衡中國。然而，在越南的認知裡，繼在南海進行填海造島之後，中國很快地將在此設立「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VnExpress 2018）。於2018年5月，中國空軍首次在西沙（越南稱之為：「Quần đảo Hoàng Sa（黃沙群島）」）爭議島礁區域進行轟炸機H6-K起降訓練此一舉動更證明越南此前的猜疑和擔憂（BBC News 2018），而屆時越中在南海的衝突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性。

再如，在經濟議題上，隨著越南對中國經貿高度依賴的背景下，越南擔心其可能會被中國操控或強迫，隨時可能會像菲律賓、日本等其他國家一樣受到中國經濟制裁，最終威脅到越南的自主權和對外政策。越南國內已開始允許這些討論，且官方近年來亦釋出經濟上要「脫中」（去中國化）的言論（Dan Tri 2018c）。儘管越南於2017年已經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然而越南整體上對此一倡議持較為審慎的態度。中國在越南所施展的「一帶一

路」項目較任何一個東南亞國家的都要少。<sup>4</sup> 此與Copeland（1996）所提出的「貿易預期理論」（trade expectation theory）尤為相似，即同樣在貿易互賴程度高的情況下，若一國對於繼續與對方國的未來貿易持有樂觀的看法，也就是說一國認為與對方國家進行貿易可以繼續獲得利益的話，那麼其對貿易的期望值也隨之提高（expected value for trade），最終可以減少兩國之間的衝突，反之不亦然。而目前從越南官方及非官方針對中國在越南的經濟影響力之發表很難說越南對中國經濟的高度依賴持有樂觀的看法。

激勵性因素方面，如上所及，過去文獻在探討越南對中外交政策時對美國的角色所進行的討論並不充分。例如，Vuving（2006）曾稱越南自2003年之後由於與美國的關係變得更好，使之漸漸對中採取抗衡態度，然而他的研究缺乏對越南如何回應美國的行為之討論。美國因素以及越南對美國行為的回應在此前的研究尚未被充分探討的原因在於越南在1995年才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而儘管關係正常化以後，由於各種內外存在的原因，如美國把力量投射到中東地區、越美意識形態不同致使雙方互相懷疑等，這使得越美之間的合作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毫無重大突破。

然而，隨著美國對亞洲地區投入的增加，越南和美國在南海議題上擁有諸多戰略利益的共同之處，越南自然而然變成美國亞太戰略佈局中的一環。在此背景下，美國近年來不斷地向越南示好。吾人認為，美國的拉攏此一激勵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響越南抗衡中國的意願和能力，讓其在面對中國之時有更多的籌碼和選擇。而作為非美國盟友的越南以不同形式地與美國展開合作的行動也可以被視為抵抗威脅或潛在侵略者的表現（Goldstein 2012, 266-280; Liff 2016, 455-456）。

在「懲罰性因素」與「激勵性因素」的交互影響作用下，越南自1991年冷戰結束後對中國的政策可以總結如下表：

<sup>4</sup> 越南國內各地於2018年6月期間爆發一場大規模的抗議遊行。民眾藉由反對越南國會即將通過的「經濟特區法」而抵抗中國在越南經濟的影響力。這些事件都能展現出越南民眾對於高度依賴中國經濟及其對越南國家安全的可能影響之深刻擔憂，同時也阻礙了「一帶一路」在越南的施展。

表1 冷戰後懲罰性因素和激勵性因素對越南中國政策之影響

		懲罰性因素	
		中國的壓力和威脅強	中國的壓力和威脅弱
激勵性因素	美國的支持強	軟制衡（自2014年至今）	未發生
	美國的支持弱	避險（2008年初至2013年左右）	避險（1991年至2007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當「懲罰性因素」和「激勵性因素」同時變得愈明顯之時，越南的對中政策愈有可能偏向光譜中的抗衡一端。前者為必要的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而後者為充分的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倘出現懲罰性因素，但沒有激勵性因素的支持之情況下，越南對中國的抗衡行為將因得不到外援而難以存活下去。就像自2008年初至2013年期間，中國在南海上的態度立場開始趨於強硬，越南因為深深感知到中國所帶來的壓力和威脅而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抵抗。然而，當時越美關係並不熱絡，越南從美國獲得支持有限，故其不再堅持對中的抗衡態度，而選擇繼續奉行「避險」策略。

然而，自2014年之後，情況已經有所改變。在美國所提供的勸誘以及中國所造成的壓力雙雙強化的情況下，越南被迫在「抗衡」和「扈從」之間做出更明確的選擇。本文將在下面部分試圖去證明越南對中政策已經漸漸從「避險」轉向一種「軟制衡」，即越南已經更加公開地在政治、軍事安全和經濟等領域上，透過強硬的外交手段、語言上的抵抗、對美國在地區行動的讚揚等行為來抗衡中國。在以下的第三節中，本文將著墨分析越南在美國亞洲戰略的角色以及從越南回應美國的示好觀察其對中政策的轉變。

## 參、美中權力角力中的越南角色

中國已於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截至2018年，其GDP為13.608兆美元，約占美國GDP（20.494兆美元）的66%（World Bank 2019），而如按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計算的話，中國於2014年的

經濟規模為16.5兆美元，正式超越美國的15.74兆美元（IMF 2019）。種種跡象表明美中權力的差距已逐漸被縮小，Brooks and Wohlforth（2016）將中國歸類為「崛起潛在超強」（emerging potential superpower），<sup>5</sup>即中國的權力在美國之下，但在其他所有國家之上。中國經濟權力已經比任何第三國都強大得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數據，2018年，中國的GDP約為俄羅斯的十倍，是印度的五倍，是日本的三倍，是德國的三倍多，是法國和英國的四倍多（IMF 2019）。與此同時，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國內政治日益集權，而對外方面，中國在不同國際場域上處處挑戰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及領導權。這些原因使得美國更加相信美國過去40年來對中的「接觸」政策（engagement）基本上已經失敗，導致美國國內政治、學者等自歐巴馬總統時期已經不斷出現必須對中採取強硬政策之調整聲音，而美國兩黨目前基本上已經就此達成共識（Manning 2015）。

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預測一旦中國的實力逐漸上升至支配性強權的美國的實力的約80%，且中國對美國以及美國所支撐的國際秩序感到不滿之時，美中之間最容易發生戰爭（Lebow and Valentino 2009）。無論美中戰爭會否成真，處於正在衰退但仍有絕對優勢的美國被認為會極力阻止權力轉移過程的發生。Ikenberry（2016）指出隨著中國的經濟、軍事能力的快速崛起，亞洲地區的秩序正在發生重大改變，其中亞洲的雙重等級秩序（dual hierarchical order）的出現是最關鍵的改變之一。第一個等級乃為由美國主導的安全等級（security hierarchy），第二個等級則為由中國主導的經濟等級（economic hierarchy），在過去20年裡，大部分的亞洲國家的最主要貿易夥伴已經從過去的美國變成中國了。因此，為了扭轉這一趨勢並阻止中國的崛起，美國除了鞏固與其盟友的關係外，還與中國周邊國家發展更密切的經貿和軍事關係，以期更好地制衡中國並與美國分擔此一責任。

在此前歐巴馬總統的「重返亞洲」以及當下川普總統的「印太戰略」

<sup>5</sup> 作者提出一個「權力光譜」（power spectrum）來形容美中的相對權力比較，即大國（great power）→崛起潛在超強（emerging potential superpower）→潛在超強（potential superpower）→超強（superpower）。



(Indo-Pacific Strategy) 中，越南被定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中的重要支點。儘管越南是共產國家，而美國向來有很強的自由主義式的安全觀，也就是當全世界都是民主體制與自由市場時，它才覺得放心，然而，美國近年來不斷加強與越南的關係，從小布希幾乎不理會越南，到歐巴馬的重返亞洲，訪問越南到現在的川普的亞太戰略。究其原因，當國家在面臨威脅時，一旦需要尋找聯盟夥伴，它們很少顧及意識形態 (Mearsheimer 2001, 48)，而美國當下與其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越南拉近關係之舉動亦遵循此一邏輯。

能夠讓美國暫時放下「民主使命」來跟越南交往的原因可以簡單概括為在亞太地區，越南始終被認為對中國的態度比較強硬的國家，儘管同樣是共產國家，但越中兩國在南海議題上的爭端以及兩國錯綜複雜的歷史經驗使得越南從未放下對中國的懷疑。而南海對美國來說至關重要，故越美雙方在南海議題上擁有諸多戰略利益的交匯 (convergence of strategic interests)。為了圍堵中國和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美國可以先擱置意識形態的不同，故將越南拉攏到其陣營便成為了美國的優先考量。而倘若與美國結盟，越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強美國的力量 (Vuving 2017)。

在歐巴馬時期的「重返亞洲」中，越南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美國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 報告中半字不提越南這兩個字，然而2015年版的報告首次提及越南並寫道美國加深與越南、印尼和馬來西亞這三個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的重點乃為支持亞太地區的安全、發展和民主 (The Obama White House 2015, 24)。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標誌著歐巴馬時期的美國已經開始真正將越南放在其亞太戰略的佈局裡。

如上所及，美國亞太戰略的最大目的之一乃為遏制並圍堵中國，因此美國對中所採取的戰略是盡量讓中國鄰國因中國的崛起而感到恐懼，最終一起排擠之，而美國選定越南是極具戰略性考量的。越中在南海爭端議題上久久未能妥善解決，同時越中在歷史上的關係存在著多多少少「愛恨參半」的情節，使得越南始終懷疑中國的侵略野心，因此美國相信這一定會給中國戰略製造麻煩 (Liberthal 2011)。另外，有些學者更認為在過去兩千年來越南對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上呈現出一種「具有能力和高度決心」以及「豐富經驗」的國家，因此越南就變成再平衡亞洲戰略中的一個重要支點 (Nguyen 2016; Vuving

2017)。在歐巴馬於2016年訪問越南期間與越南兩千多名代表青年的交流會上，他甚至引用越南人對於其祖輩們在歷史上如何打敗中國的侵略十分驕傲的詩句，「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在天書。」，<sup>6</sup> 並隨後強調越南人在抵抗外來力量的侵犯時的不屈不撓精神（Vietnam Plus 2016）。歐巴馬的發表打動人心，激起越南人的愛國主義，而最終達到使得越南更有願意向美國靠攏的效果。

川普於2017年上任後強調「美國優先」政策，一度讓人覺得他會放棄歐巴馬時期的重返亞洲戰略，然而越到後面時期川普的亞洲戰略變得越清晰明瞭，而其亞洲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控於美中的角力之影響，換言之，川普時期的亞洲戰略不外乎是爲了繼續遏制和圍堵中國，並鞏固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在外界還在猜疑川普到底會採取什麼樣的亞洲戰略之時，川普於2017年11月參加在越南峴港市（Da Nang）舉辦的2017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上首次提及「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這一概念。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執行長峰會上（APEC CEO），川普在發表時總共有十次提及「印度太平洋」一詞（White House 2017）。越南外交學院戰略所副所長陳越泰（Tran Viet Thai）認爲川普選擇越南作爲公佈其亞洲政策具有重大意義，代表著越美關係已經穩步發展（Tran 2017）。

之後川普政府於2017年12月18日提出《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使用「印度太平洋」概念，被視爲是美國川普時期的亞洲戰略。而更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的NSS報告中將越南視爲其日益重要的安全和經濟夥伴，並指出美國將繼續協助越南成爲合作性的海洋夥伴（cooperative maritime partners）（The Trump White House 2017, 46-47）。川普政府對越南的重視還表現在於川普總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以及美國時任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均選擇越南作爲其上任後外訪的第一個東南亞國家。這其中很明顯可以看出越南在川普印太戰略中日益重要的角色。在越南於2020年成

<sup>6</sup> 越南語：「Nam quốc sơn hà Nam đế cư-Tiết nhiên phân định tại thiên thư」。此詩句源自於10世紀時期創作的一首詩，叫做《南國山河》（越南語：Nam quốc sơn hà）。這首詩被稱爲「越南第一個獨立宣言」，聲明越南統治者對自己領土的主權。過去封建時期，越南自稱「南國」，並稱中國爲「北國」。

為東協主席國並被選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背景下，越南在美國亞洲戰略佈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更為凸顯，尤其是在安全領域的合作。

## 肆、越南對美國的示好的回應及其對中政策的影響

### 一、越南更加主動與美國建立互信機制

於1995年7月11日，越美雙方正式宣佈實現外交關係正常化，自此之後，越美雙方就展開一些高層互訪，然而，這裡的「高層互訪」所指的是美國總統和越南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並不包含越共總書記的訪問。在美國的認知裡，越共總書記並不能代表越南政府，況且美國的民主體制和越南的共產威權體制這兩種政治體制在過去很長時間是勢不兩立的。然而，對越南而言，越共一直秉持著「以黨領政」的原則，即越共總書記在越南政治體制的級別是最高的。<sup>7</sup>

自1995年至2015年間，從未有一位越共總書記訪問過美國，這代表著越美關係在此期間仍然呈現出一種互相猜疑，對彼此的政治體制缺乏互信的態勢。然而這種尷尬的局面終於在2015年7月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歷史性訪問美國之後結束。在訪問美國期間，美國總統歐巴馬對「並非國家元首」的阮富仲給予高規格接待，與此同時，美國商會亦專門為他舉行歡迎晚宴。在赴美訪問前夕，阮富仲在接受外媒採訪時稱希望藉此次訪美可以「加深雙方的互相理解，縮小分歧，逐步建立互信，為越美兩國長期關係增添實質和有效的內容」（VOV Vietnam 2015）。

越南之所以對於「建立互信」這項內容如此重視是因為其希望美國承認越共領導權的正當性。過去阻礙越美深化合作關係始終都是雙方對彼此政治體制的不信任所造成的。阮富仲是越南歷年來最質疑美國資本主義的最高領袖，

<sup>7</sup> 儘管越共一直秉持著「以黨領政」的原則，然根據越南政治傳統上，越共總書記與越南國家主席這兩個職務是由不同人擔任的。然而，由於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Tran Dai Quang）於2018年9月21日因病逝世，故於2018年10月22日越南國會舉行第十四屆第六次會議，越共現任總書記阮富仲當選為新任越南國家主席。這掀起了越南國內外有關於越共總書記和越南國家主席這兩個職務在未來會否合併為一體的討論。

願意訪美極具意義，證明越方已經願意放下疑慮並下了很大的決心與美國加強政治上的互信。在其訪美代表團裡還包括另外兩名越共政治局常委，由此可看出越南如何重視與美國的關係（Vuving 2015）。<sup>8</sup> 而在阮富仲訪美結束後，越共過去普遍對美持審慎的態度已經發生很大的改變，證明越南已經更勇於「擁抱」美國，具體表現在於以下幾點。

首先，在越美的政治互信不斷提高的情況下，越中互信則變得空前脆弱。越中兩國於1991年實現關係正常化，雙方高層互訪開始變得越來越頻繁。於2008年兩國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Vietnam MOFA 2015）。兩國高層領導人不斷強調於1999年提出的「十六字方針」（Phuong châm 16 chữ）關係框架，即「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以及2003提出的「四好精神」（Tinh thần 4 tốt），即「好鄰居、好朋友、好同志、好夥伴」。截至2017年底，雙方已經簽署約為85份各種協定及備忘錄，高層互訪日益頻繁，其中越南高層領導對中國訪問40次，中國高層領導對越南訪問23次。<sup>9</sup> 越南一度認為，越中兩國均為共產國家，意識形態相近，因此越中友誼關係對越共和中共兩黨的存續至關重要。儘管越南對中國在南海的擴張行為感到十分不滿，然而其在過去較長時間並不願意與中共撕破臉皮，原因是越南始終希望那位「共產同志加兄弟」為了保持大局而不會對越南採取過分的舉動。

然而，2014年的HD-981事件已讓越南內部對中國失去了信心，於2014年5月24日在菲律賓參加東亞世界經濟論壇之際，越南前任總理阮晉勇（Nguyen Tan Dung）受訪時說，「我們始終希望擁有和平和友誼，然而這必須建立在確保獨立、自主、主權領土領海的完整的基礎上。我們絕對不接受用某種「不切實際」的和平友誼來換取我們的神聖領土」（Vietnam Net 2014）。此被視為越中關係正常化後越南官方對中國最為強硬的抵抗言辭之一，故掀起越南國內一股強烈的愛國浪潮。可以這麼說，HD-981事件已經給越共領導人一個教

<sup>8</sup> 儘管此次兩名政治局常委這樣的人數尚少於阮富仲在2015年4月訪問中國之時的陪同政治局常委人數（4名），但在阮富仲歷年訪問寮國、古巴、俄羅斯等越南傳統的「共產兄弟」時，陪同之也只會有一名政治局委員而已。

<sup>9</sup> 筆者自行整理自越南外交部官網。此處的「高層領導」所指的是總書記、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國會主席。

訓，即更認清自己不能將過多期望放在越中友誼和共同意識形態身上。越共內部一度對此議題掀起廣泛的檢討和反省。在此同時，越共亦開放社會的討論，允許各報社刊登硬派官員、專家學者甚至是一般民衆的觀點投書。越南著名國際關係研究學者阮玉長（Nguyen Ngoc Truong）指出「十六字方針」和「四好精神」等使得越南長期對越中關係懷抱著一種「一廂情願」的心態。然而，他懷疑大國和小國之間怎麼可能成爲「好朋友」，且強國和弱國之間怎麼可能成爲「好夥伴」（Nguyen 2019, 414）。

在越南十分需要國際聲援但東協國家以及傳統支持者俄羅斯卻束手旁觀的情況下，美國不斷地向越南伸出援手，美國外交部甚至稱中國的舉動是具有挑釁性（provocative），對維護區域和平穩定是沒有幫助的（Reuters 2014）。美國的舉動已經讓越南更有向其靠攏的動機和意願。在此同時，越南國內不少學者不時呼籲越南要「棄中投美」，其中，越南學者阮玉長呼籲「越南要當心不要上中國的當，並從以國家利益爲基礎去重組越中關係。」（Nguyen 2014）。另外，前越南駐美大使黎文龐（Le Van Bang）亦直言不諱地這樣評價越南與各大國的關係，「在我們全面戰略夥伴中，只有美國才能夠有效地協助我們發展經濟和保護安全。俄羅斯光顧著賣武器給我們而已。而中國嘴上總是掛著友誼，但老是想方設法地侵蝕我們的領土。」（Viet Times 2016）。

其次，自阮富仲於2015年成功訪美以來，美國已經默認越共的正當性及越南的政治體制（Tran 2015）。因此，越南在這幾年來已經積極推動與美國的各種交流途徑，包括政府間、黨際、國會間、民間等交流管道，其中越方一直強調所謂的「黨際交流」管道意味著越共想要與美國政黨交流以增加互信（Dan Tri 2015）。在處理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國家」的關係之時，越南領導人往往提到這種「黨際」或「黨與黨」（kênh đảng）的交流，以凸顯出雙方均爲社會主義國家。然而，此種特殊的「黨際」交流管道出乎意料地在2015年之後在越美高層會晤時一直被重複提到。

最後，自2014年以來，越美雙方高層互訪頻繁，而更重要的是在雙方領導人的外訪安排行程中可以看到雙方對彼此的高度重視，其中包括歐巴馬總統於2016年訪問越南；越南總理阮春福於2017年5月訪問美國，成爲川普總統上任後第一位進行訪問美國的東協國家元首，顯現出越南加強與美國關係的主

動性。阮春福表示希望美國繼續在亞洲地區扮演重要角色。於2017年11月川普總統選擇越南作為其上任後外訪的第一個東南亞國家。除此之外，越美外交和國防部長亦分別進行多次互訪，使得越美全面夥伴關係得以深化（Thanh Nien 2018）。（參閱附錄）

總而言之，自2014年HD-981事件之後，越南已更加主動與美國加強互信基礎。在越共已經慢慢了解美國在短時間內或將不會對其政權造成威脅之時，再加上中國在南海議題上處處挑戰越南的背景下，選擇靠攏美國是越南的相當合情合理的戰略考量。在HD-981事件平息之後，儘管越南又恢復與中國的關係，然而，在越南的認知裡，中國自此之後已經變得不那麼可靠了，同時也是一個需要加以防備的對象。反觀越美關係，越南對美國的態度則日益積極，猶如越南公安部次長阮志詠（Nguyen Chi Vinh）所說的那樣，「越美雙方一致認為不想要再次成為彼此的敵人，互不侵犯彼此的戰略利益，最重要的是承諾永不給彼此帶來戰爭」（VnExpress 2015）。

## 二、越南主動與美國加強國防合作

越南近年十分注重提高自己的國防能力。儘管越南官方很少公佈每一年度的國防開銷，然而在一些罕見的場合越南政府官員曾透露越南於2013年的國防開支占GDP的4.8%，到2014已經占5.3%（Zing 2014）。而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於2016年的報告，越南2015年的國防開支為44億美元，占GDP的8%，預計於2020年將達到62億美元（CNN News 2016）。從2005年至2014年，越南國防開支已經增長近400%。除此之外，越南亦不斷從國外進口先進武器，其中80%是由俄羅斯提供的，而根據SIPRI於2018年3月的《2017年國際武器轉讓趨勢》報告（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7），越南自2013年至2017年階段已經成為全球第11大武器進口國，同時成為俄羅斯第三大武器出口國，占俄羅斯武器出口總額的10%（SIPRI 2018）。

越南不斷增加國防開支的動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國近年來在南海議題擺出處處逼人的態勢，威脅到越南的領海主權；二是與越南國家發展戰略息息相關，越南於2007年制定至2020年努力成為一個海洋強國的目標（VASI

2014)。爲了實現此一戰略目標，越南擬將更多資源投射到增強海上戰鬥能力和沿海防禦能力的身上，於2009年越南同俄羅斯簽訂了總額20億美元的購買武器合同，據此，俄羅斯已經陸續向越南提供6艘基洛級柴電潛艇。

然而，越南漸漸發現光靠從俄羅斯進口武器遠遠不夠，因爲俄羅斯除了賣武器給越南之外，也大量賣給中國（中國是俄羅斯第二大武器出口市場）。由此可見，越南必須尋找其他武器來源，包括美國和歐盟國家，以更好地對中國構成嚇阻效果。在2014年HD-981事件發生幾個月後，美國於2014年10月決定對越南解除一部分殺傷性武器禁令。美國外交部聲稱此舉是爲了加強越南海上監視和安全（NY Times 2014）。而在越中關係緊張的情況下，美國當時的舉動無疑對越南有極大的象徵性意義。在2015年6月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訪美前夕，越美簽署一份《越美國防關係聯合願景聲明》以加強雙邊國防合作的承諾。於2016年5月歐巴馬總統在訪問越南期間正式宣佈全部解除對越武器出口禁令。對越南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無論是否決定購買美國武器，美國此舉已經讓越南在面對中國時有了一個新的嚇阻籌碼。

在武器禁令全面解除之後，越南並沒有立即向美國訂購武器。反之，越南保持觀望的態度以進一步觀察美中兩國的反應及其對越南的可能影響。在內部的長期討論之後，越南終於在2018年邁出了第一步。於2018年8月2日有報導稱，越南已經與美國簽署一份價值爲9,470萬美元的購買武器合同（VOA Vietnamese 2018）。越南外交部翌日對此回應「越南國防政策爲了保護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和平、爲區域和世界的和平穩定做出貢獻。越南與其他國家進行國防合作是爲了實現以上目標」（Vietnam Net 2018）。

實際上，於2017年4月至5月，美國已經分別向越南援助一艘「漢密爾頓號」（Hamilton）海警船和6艘巡邏艇，以提高越南領水及專屬經濟區內的執法能力（Tuoi Tre 2018b）。另外，於2019年6月期間，越南媒體大量報導有關美國向越南提供6架掃描鷹無人偵察機（ScanEagle）、越戰後越南首位飛行員從美國哥倫布空軍基地（Columbus AFB）中受訓後結業等事件（VnExpress 2019c）。此些舉措確實是越美兩國在川普時期在國防合作領域上的重大突破，甚至可爲未來的可能聯合軍演奠定基礎（Vietnam Net 2019）。儘管上述合作看似很緩慢，所購買的武器金額亦相當小，然而對越南而言，這是一個很

大的轉變，標誌著越南已經主動回應美國的示好。

越南國防政策素有「三不」之說（*Chính sách quốc phòng ba không*），即「不參加任何軍事聯盟、不准任何外國在越南設立軍事基地、不依靠一個國家反對另一個國家」。在越南公安部次長阮志詠於2010年訪問中國之時，越南仍重申此一政策（*VnExpress* 2010）。然而，此政策反而約束了越南的自由行動空間（*Le* 2016），因此近年來不少越南專家學者呼籲越南政府應捨棄這一過時的政策，轉而與那些具有制衡中國的意願和能力之國家結盟（*HCM Academy* 2017）。而越美近年的各種國防合作似乎已漸漸動搖該政策的基礎。

首先，越美在近年來的國防合作及互動已經間接地挑戰「三不」政策中的第一條—「不參加任何軍事聯盟」。具體而言，越美在2018年時的國防關係變得十分密切，除了上述所提及的武器交易外，於2018年1月和10月，美國時任國防部長馬蒂斯分別兩次訪問越南。在2018年1月的訪問中，馬蒂斯稱，「我們任何人都不喜歡被侵略」（*Bao Moi* 2018），其向越南傳達越美兩個民族的共同之處。而於2018年10月的訪問則是在美中貿易戰白熱化的情況下進行的，馬蒂斯當時取消原定於2018年10月的訪中行程，但他並沒有取消到訪越南的計劃。這是美國國防部長和越南國防部長吳春歷（*Ngo Xuan Lich*）近兩年來第五次正式會晤。<sup>10</sup> 越美國防部長如此頻繁的會晤已經超過一般關係，而極像是盟友間國防部長例行性的會晤。

第二，「三不」政策中的第二條—「不准任何外國在越南設立軍事基地」亦被呼籲要適時調整。自2017年6月2日美國共和黨資深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參訪越南最重要的深水港—金蘭灣軍港（*Cam Ranh*）之後，<sup>11</sup> 越南國內不斷地呼籲越南應該讓美軍「租賃」該港，以期可以平衡中國

<sup>10</sup> 本文所提的「正式會晤」乃為越美兩國國防部長對彼此兩國進行正式訪問之時的會晤，但此不包括在第三國舉辦的各種會議上的會晤。

<sup>11</sup> 金蘭灣軍港位於越南中南部慶和省（*Khanh Hoa*）境內、面向南海的一個港灣。金蘭灣是東南亞地區最優良的深水港，可容納包括航母在內的各種大型軍艦。在越戰時期曾是美國的軍事基地，後自1979年至2002年期間成為蘇聯太平洋艦隊第17號機動作戰隊的基地（*VnExpress* 2014）。



在南海的力量，並擴大越美兩國的軍事合作（Tuoi Tre 2018a）。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對於美國大型軍艦停靠越南港口一事也小心翼翼，深怕會引起其他國家對其意圖的過度猜疑。然而，這種「不讓美國軍艦停靠軍港」的潛規則終於在2018年2月24日美國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Carl Vinson）首次訪問越南峴港市仙沙港（Tien Sa）之後結束（Dan Tri 2018b）。而於2019年4月期間，美國國防部透露其正在與越方接洽，希望可以派遣第二艘航母訪問越南，以強化越美國防關係外（Reuters 2019）。

第三，「三不」政策中的第三條—「不依靠一個國家反對另一個國家」也被認為是不切實際，原因是在當下只有美國才能夠真正、強而有力地幫助越南平衡中國的影響力。從越美國防合作內容觀之，雙方的合作已經慢慢從那些傳統的「消除橙劑和戰後遺留爆炸物」等問題變成更加務實的合作。舉例來說，越南於2018年6月27日首次參與美國RIMPAC軍演，越南國防部當時派遣8名士官前往夏威夷參加軍演活動（NLD 2018）。按照越南「三不」國防政策的第二條，越南應該拒絕參加此次軍演才對，但它反而還派遣軍人參加實質軍演過程，而非像2012年或2016年之時越南只是RIMPAC的觀察員。甚至，有學者大膽建議美國應該認真考慮在南海進行2020年的RIMPAC軍演並邀請越南參與其中（Pham and Grant 2018）。

總而言之，以上的三個事件足以讓我們更有理由相信越南已經慢慢調整其「三不」國防政策。在種種情況下，面對美國在軍事安全上的頻繁示好，越南完全可以選擇婉拒美國以表達其並不打算「拉美抗中」。但是，實際上越南並沒有這樣做，反而還呈現日益積極主動靠攏美國的趨勢。

### 三、越南強烈支持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從重返亞洲到印太戰略

整體而言，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存在對越南是利大於弊的，因此越南對不管是對歐巴馬提出的「重返亞洲」戰略還是川普提出來的「印太戰略」都給予高度的歡迎和支持，並稱只要符合於確保區域和平、穩定的目標以及在國際法的基礎上，越南一律支持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加強參加區域事務中（VnExpress 2015; Reuters 2016; Vietnam MOFA 2018）。本文認為越南之所以如此歡迎美國在亞洲的存在是基於戰略和經濟這兩個方面上的考量。

戰略上，越南在南海爭端議題上與中國「單槍獨馬」鬥爭已久，同時在中國對東協各國的「分而治之」策略下，該組織逐漸失去其調解衝突的角色，因而美國在亞洲及在南海的存在可以扮演平衡中國實力的重要角色。在越南領導人與美國總統會面之時，南海議題總是被放在討論的議程裡。歐巴馬於2016年訪問越南時曾說道，「美國將繼續在任何國際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飛行、在海上自由航行以及活動」（Vietnam Net 2016a）。歐巴馬的發表旋即受到越南高層領導和越南人的積極回應。2016年和2017年越美聯合聲明皆對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島等改變現狀的行動表示擔憂，並呼籲各方恪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和盡早達成《南海行為準則》（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COC）（VOV Vietnam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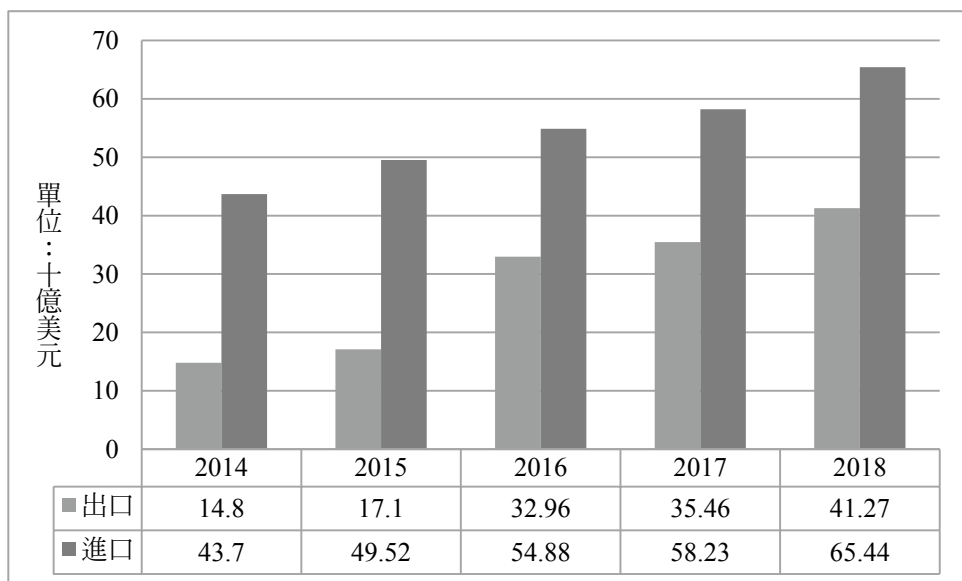
另外，越南亦可從川普的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戰略」受益。究其原因，在此一戰略框架下，美國多次執行「航行自由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FONOP）駛近南海爭議島礁，且執行次數越來越多，這有助於越南和其他小國在南海上的主權聲索（Sands 2018）。<sup>12</sup> 因此，於2018年11月15日在新加坡舉辦的東協—美國峰會上，越南總理阮春福對美國在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作用表示高度讚揚，他希望東協與美國繼續進行對話、建立互信、恪守國際法等（Nhan Dan 2018）。而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隨後亦稱，南海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而大家可以確定的是，美國會繼續在國際法允許且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地方航行與飛行（ABS CBN News 2018）。

經濟上，越南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美國的投資，加強越美貿易關係，進而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越中經貿關係密切，中國從2004年起至2018年連續14年成為越南最大的貿易夥伴國，約占越南對外貿易之20%至25%。2018年雙邊貿易總額為1,067.1億美元，首度破1,000億美元大關，占越南對外貿易總額的約22%，越南因此成為中國在東南亞地區中最大的貿易夥伴。然而，在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上，越南對中國的貿易一直都處於逆差國地位。譬如，2018年，

<sup>12</sup> 自2018年初至10月，美國已經在南海執行四次自由航行行動，2017年一整年共有四次，2016年三次，而2015年只有一次。

越南對中國出口412.7億美元，自中國進口654.4億美元，逆差額高達241.7億美元（圖1）。同時，越南在生產原材料、機械設備及其零配件等都大大仰賴於中國市場。在越南的認知裡，這種不對稱的依賴對越南經濟甚至政治來說十分危險和不可低估的（Le 2017）。

圖1 2014年至2018年期間越中進出口貿易



資料來源：整理自越南海關總局（HQVN 2019）。

另外，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如火如荼進行中，其對越南的投資亦不斷增加，於2018年底中國對越南的累計有效投資項目共2,149個，協議投資總額為133,48億美元，成為越南第七大投資來源國（表2）。更甚者，在美中貿易戰背景下，中資企業因規避高關稅影響而紛紛將其在中国的生產基地轉移至越南。據越南計劃與投資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MPI）的統計，2019年前5個月，中國對越南的總註冊投資資金高達20.2億美元，成長197%，占外資的12.07%，創歷史新高（MPI Vietnam 2019）。

然而，中國在越南的投資往往出現諸多問題，如中鐵六局在河內市承建的

「吉靈—河東捷運線」(Cat Linh-Ha Dong) 被視為「一帶一路」的「醜聞工程」。越南MPI於2018年8月曾經向越南總理提供一份報告建議越南要慎重考慮要跟中國貸款之事宜，因為那些跟中國借款的、採用中國技術的及由中國承包商建設的投資項目的進度經常延宕、施工品質不佳、投資成本被嚴重墊高等 (Dan Tri 2018c)。這是首次有一個高級別的越南官方部門公開指責中國在越南的投資活動所出現的問題。於2019年6月，MPI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再次指出在美中貿易戰下，中資的湧入或將帶來落後的技術、對越南的環境造成潛在的危害等 (Dan Tri 2019)。

因此，越南國內不斷有學者呼籲要從經濟上「脫中」，並與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加強經貿關係。此前，歐巴馬總統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的談判提出高標準、高規格的貿易條件，明擺著是為了圍堵中國，而越南當時亦對此作出積極回應。對越南而言，能夠參與由美國主導的多邊貿易體系可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NLD 2014)。於2016年在與歐巴馬總統會面時，越南總理阮春福表示希望美國繼續對越南投資，並提出讓美國未來成為越南最大的投資來源國之目標 (Vietnam Net 2016b)。因此，美國對越南投資從2015年到2017年增長了387%，成為越南第十一大投資來源國 (參表2)。

表2 美、中自2014年至2018年間對越南投資額

單位：百萬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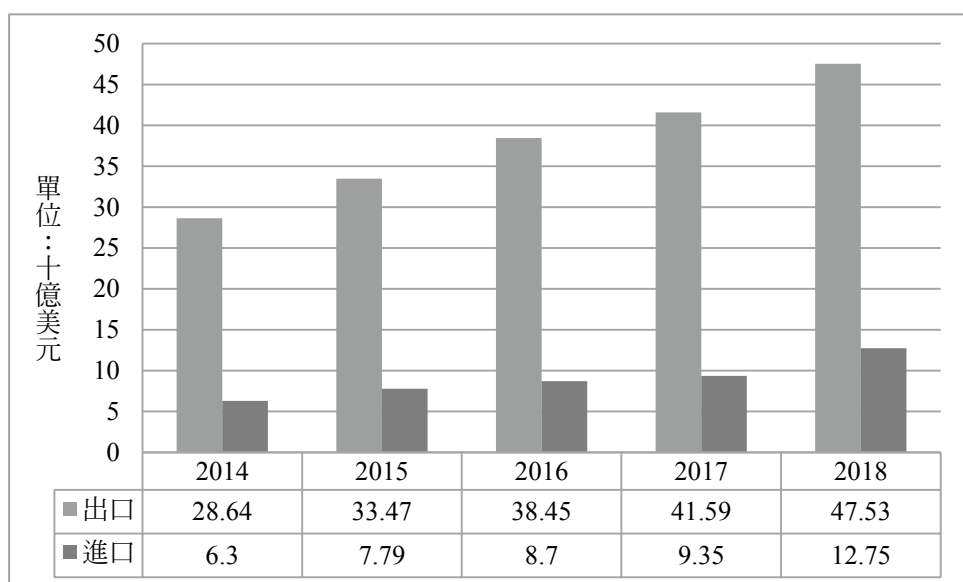
國別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累計 金額 (截至 2019/6)	排名
	註冊 資金	占比	註冊 資金	占比	註冊 資金	占比	註冊 資金	占比	註冊 資金	占比		
中國	427	2.10%	744	3.27%	1,875	7.69%	2,168	6.04%	2,465	6.95%	15,452	7
美國	260	1.30%	224	0.99%	400	1.64%	869	2.42%	550	1.55%	9,199	11

資料來源：整理並計算自越南計劃與投資部年度統計數據 (MPI Vietnam 2018)。

在美國退出TPP後，川普積極推動「美國優先」政策 (America First)，努力修補一些不平衡的貿易關係，引發美中貿易戰。越南實際上也是美國第六大逆差國，2018年越南對美順差額為347.8億美元 (圖2)，然而，川普尚未針

對越南採取制裁行動。而在此期間，越南領導人亦多次表態越南願意從美國進口更多貨品以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額。於2019年1月18日在接受採訪時，越南總理阮春福稱越南願意自美國進口更多貨品以與之達成一個更平衡的貿易關係（VnExpress 2019a）。此發表具有一些「超經濟」的意涵，即越南係個值得信任且願意與美國分擔解憂的好夥伴。

圖2 2014年至2018年期間越美進出口貿易



資料來源：整理自越南海關總局（HQVN 2019）。

#### 四、討論

由上述越南對美國示好的回應觀之，越南已經更加積極主動地在經貿、政治、軍事安全等領域上與美國加強合作關係。同時，越南官方亦直言不諱地歡迎美國在亞洲及在南海的存在。而關鍵是，美國的勸誘或示好已為越南提供一個應對中國的新籌碼或替代性選擇，使其對中政策逐漸轉趨強硬。

縱觀前人研究，有幾個重要的因素可能影響越南對中國政策的轉變，如

國內動員能力 (Schweller 2004)、小國本身的經濟能力 (薛健吾2016)、各種國內政治因素的解釋 (楊三億 2018; Liang 2018) 等。此些因素可被視為本文的敵對解釋 (rival explanations)。然而, 基於以下幾個原因, 本文認為前述幾項敵對解釋在2014年至2019年期間並不是影響到越南對中政策轉變的主因, 而美國對越南的示好策略才是主要的因素。

首先, Schweller (2004) 指出國內政治的四個因素影響國家外交行為, 包括: 精英共識、精英凝聚力、社會凝聚力、政權脆弱性。其中, 前兩者首要影響國家的制衡意願, 而後兩者影響國家從社會汲取資源以實現抗衡目標的能力, 即為「國內動員能力」。在Schweller看來, 倘國家和社會的關係越接近於單一的行為體 (unitary actor), 那麼國家的動員能力會越強, 反之不亦然。而國內動員能力較佳的國家往往係極權或威權主義國家。對於威權主義國家的越南而言, 儘管自1986年實行經濟革新 (Doi Moi) 後越南國內出現不少新興社會力量, 然而越共黨國體制依然能夠從社會調動大部分的資源。換言之, 由於越南的國內動員能力基本上變化不大, 因此本文認為若用一個不變的因素 (常數項) 來解釋越南對中政策的轉變 (一個變項), 便成爲一個理論上的問題。

其次, 薛健吾 (2016) 認為小國本身的經濟能力是決定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經濟能力愈好, 愈可能對大國採取抗衡態度。無可否認經濟能力愈好的小國, 就代表該國可動用的資源愈多。不過對越南而言, 當經濟能力變好之時, 其未必對中國採取抗衡態度。究其原因, 由於高度依賴中國市場, 因此越南的經濟繁榮與中國息息相關。儘管越南的經濟能力變好並可將之轉化爲軍事能力, 但中國的經濟能力也同樣在成長, 且對國防的投入亦不斷增加, 故中兩國在經濟和軍事的不對稱結構依然存在。換言之, 越南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抗衡可動用的資源」將被中國的經濟成長所抵消掉。鑒於此, 越南可能不會因經濟變好後而選擇抗衡中國, 而它應該避免挑戰中國以讓經濟繼續發展才對。同時, 當越南經濟能力不佳之時也未必對中國採取扈從態度。例如, 在實行經濟革新之前, 越南經濟長期蕭條, 但其仍展現高度抗衡中國的意志, 而關鍵在於越南當時自蘇聯受到大量的經濟和軍事上的援助, 使其在抗衡中國之時感到「安全」。不言而喻, 小國本身的經濟能力因素在越南對中政策的個案上

的解釋力並不彰顯。

第三，楊三億（2018）認為國內政治因素可以解釋小國的外交政策轉變。Liang（2018）則提到國內政治競爭因素，並指出越共內部因存在「親中」和「親美」兩派之爭而影響越南對中國政策。然而，本文認為這些單位層次因素也無法精準解釋越南對中政策的轉變，因為倘越共政權不穩定或出現動蕩，那麼它可能會尋求與中國合作以確保政權的穩定性，而非選擇抗衡之（David 1991; Miller and Toritsyn 2005）。另外，倘若國內政治競爭因素決定越南的外交行為，那麼當越共內部「親中派」占上風之時越南應該更靠攏並順從中國才對，但其實不然。

舉例而言，一直被外界認為是「親中派」的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在其於2016年勝出「親美派」成功掌權後，除了不斷加強與美國關係外，同時也對越中南海爭端議題表達了其強硬的立場，要中國尊重越南的利益（Dan Tri 2018a）。而阮富仲及其他越共高層對中的強硬發表可被歸為軟制衡中的「抵抗語言」。與此同時，在阮富仲時期，越南國內各界及媒體對越中關係中一系列較為敏感議題的討論也更加自由開放。越南官方過去對這些議題的態度一律採取「隱蔽」或「模稜兩可」的態度，然而近期漸漸趨於「直接點名或批評中國」。

例如，越南媒體在報導有關越南漁船在越中爭議海域上被中國海警扣押、拘留或者撞傷等事件之時在過去長期採取隱蔽的報導方式，如「越南漁船被外國的『陌生船隻』（tàu lạ）撞沉」等諸如此類的標題。而越南人一聽到「陌生船隻」這一詞組會心照不宣地想到中國。然而，自2014年之後，有關的新聞報導已經直接把「陌生船隻」一律寫成「中國船隻」。

再如，於2019年2月之時，逢越中邊境戰爭40週年之際，越南媒體出乎意料地被允許大篇幅報導有關這一場戰爭。此前，在越南的歷史教科書裡只有簡單地帶過這段歷史記憶。同時，在越中於1991年實現關係正常化以後，兩國之間似乎達成一種「莫提往事」的共識，因此在過去十幾年間這場戰爭似乎被遺忘。然而，越中之間的這種默契已於2019年2月被打破。於2019年2月15日在「越中邊境戰爭40週年」的研討會上，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教授范絃縱（Pham Hong Tung）甚至透露，越南新版的國民教育課程大綱將詳細介紹「西南邊境保衛戰」（柬埔寨戰爭）以及「1979年越中邊境戰爭」（VnExpress

2019b)。此外，於2019年3月，越中於1988年的南沙海戰亦被越南媒體大量報導。倘若這兩場戰爭被系統性地寫進歷史教科書的話將是越南對中國態度轉變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無論如何，這些年來這一系列的轉變已經證明越南對中國所採取的政策偏向抗衡。

除了加強「內部制衡」的各種措施之外，在美國的拉攏下，越南亦更主動對中國做出一些「外部制衡」的舉動。其中，最明顯的例證在於越南自2014年後主動與美國加強國防的合作關係（參第四節第二部分），且越南亦毫無猶豫地公開有關越美軍事交流活動及議程。不言而喻，越南有意無意地向中國釋放出一個警告的訊號。而越南主動與美國進行此些合作極像是Pape（2005, 38）所提出的「軟制衡」的其中一種行為，即次等國向霸權表達其「釋出要參加某個平衡聯盟的決心」以抵制霸權的意志。

簡言之，在面對中國給出的壓力不斷加大的情況下，越南自2014年以來更願意接受美國的示好。從建立互信、加強國防軍事合作、對美國在亞洲戰略的表態等處處都可以看到越南已經從一個較為被動的角色變成一個更為主動的行動者。而若根據本文在上面的理論推導，越南在這期間難以全面施展其「避險」策略，原因是當「懲罰性因素」與「激勵性因素」同時強化之時，越南必須在「抗衡」與「扈從」之間作出明確的選擇。

## 伍、結論

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基於安全與國家利益的考量，越南自2014年以降對中國政策已經從「避險」轉向「軟制衡」。這種改變同時來自「懲罰性因素」與「激勵性因素」。懲罰性因素所指的就是中國自2014年之後所給越南帶來的壓力和威脅已經日益明顯且無法避免，表現在於中國在南海的強硬姿態、越南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等，那麼越南必須在「抗衡」與「扈從」之間做出選擇，而很難繼續維持其過去模稜兩可的「避險」策略。

激勵性因素乃為美國因素。在這些年來，為了圍堵和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不斷地拉攏包括越南在內的中國周邊國家，其中越南成為美國戰略佈局中的重點國家之一。而另一方面，越美兩國之間存在諸多戰略利益上的交匯，使得越南更願意接受美國的示好。進一步靠攏美國可以使得越南擁有更多的籌碼來



對中國做出一些「內部制衡」和「外部制衡」的行動。不過，越南的制衡行為尚處於較為「低調且軟性」的程度，因此本文稱之為「軟制衡」。

透過探討越美、越中在這些年來的交往經驗，本文發現，儘管越南高層領導人不斷強調越中關係已經取得積極的發展，然而自2014年之後，越南對中國戰略的懷疑只增不減。越中高層表面上維持和諧關係，但實際上卻瀰漫著一股不信任感和懷疑。旅美越南學者武宏林（Vu Hong Lam）將當下的越中關係比喻成「外熱內冷」（Vu 2019）。在此背景下，越南更加主動地在諸多領域發展與美國的關係，從建立越美互信、與美國進行軍事國防合作到高調支持美國亞洲戰略等處處均可發現越南靠近美國的動因隱隱約約地存在中國因素在裡面。

過去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出自1991年越中實現關係正常化以來，越南對中所採取的外交政策乃為「避險」。然而，本文認為這樣的分析過於單向，且更多聚焦在越中關係本身的推拉力，而忽略了美國因素在其中的主動性。因此，無法說明越南對中政策近期的動態變化。本文認為隨著懲罰性因素與激勵性因素兩者有所改變之時，小國對大國的外交政策亦隨之而改變。同樣的，對於越南而言，若中國所給出的壓力不斷加大，同時美國的勸誘手段又不斷增加的時候，越南對中政策或將越趨向於「抗衡」方向。而從目前情況觀之，本文認為越南的抗衡尚屬於較為低度且軟性的程度。

（收件：108年3月18日，接受：108年12月5日）

## 附錄

## 越南—美國關係重要里程碑

日期	事件
1994年2月3日	美國比爾·柯林頓總統（Bill Clinton）宣佈解除對越南長達19年的貿易禁令。
<b>1995年7月11日</b>	<b>越美雙方宣佈實現關係正常化。</b>
1995年8月	越、美兩國分別在華盛頓和河內開設大使館。
1997年4月至5月	越、美兩國首度互派入住華盛頓和河內的大使。
1997年8月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開始向越南提供有關貿易法規及政策的技術協助。
1998年3月11日	美國比爾·柯林頓總統宣佈取消對越南實施的「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
2000年3月13日	威廉·科漢（William Cohen）成為越戰後第一位訪問越南的美國國防部長。
<b>2000年11月16日至19日</b>	<b>美國比爾·柯林頓總統於越戰結束後首次訪問越南。</b>
2001年1月	美國會通過「越南教育法案」（Vietnam Education Act），承諾自2001年至2019年期間每年提供越南500萬美元教育援助資金。
2001年12月10日	越、美在華盛頓簽署雙邊貿易協定。
2003年11月19日	美國軍艦「范德格里夫特號」（USS Vandegrift）訪問胡志明港，成為美國在越戰結束後第一艘抵達越南港口的海軍船。
2004年7月28日	美國「柯蒂斯·威爾伯號」驅逐艦（USS Curtis Wilbur DDG-54）抵達峴港市。
2005年3月29日	值關係正常化10週年，美國軍艦「蓋瑞號」（USS Gary）訪問胡志明港。
<b>2005年6月19日至25日</b>	<b>越南總理潘文凱（Phan Van Khai）成為越戰後第一位訪問美國的越南國家領導人。</b>

日期	事件
2006年11月17日 至20日	美國小布希總統訪越。
2007年3月15日	越、美在華盛頓簽訂雙邊航行協定。
2007年6月18日 至23日	越南國家主席阮名哲（Nguyen Minh Triet）訪美。
2008年4月3日	第一所美國中心（American Center）在河內成立。
2008年6月23日 至26日	越南政府總理阮晉勇訪美。
2008年10月6日	雙方舉辦第一屆政治、安全、國防及人道合作對話。
2009年11月7日 至10日	美國一艘驅逐艦「拉森號」（USS Lassen）及一艘「藍嶺號」兩棲登陸指揮艦（USS Blue Ridge）同時訪問峴港。
2010年4月12日 至13日	越南政府總理阮晉勇訪美，並參與核安全峰會。
<b>2011年9月</b>	<b>越、美簽訂雙邊國防合作備忘錄。</b>
2012年6月	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在越戰後首度訪問金蘭灣。
2012年6月16日 至20日	越南首次以觀察員身份參加美國環太平洋軍演。
<b>2013年7月24日 至26日</b>	<b>越南國家主席張進創（Truong Tan Sang）訪美，雙方建立全面夥伴關係。</b>
2014年10月2日	美國解除一部分殺傷性武器禁令。
2015年6月1日	越美簽署一份「越美國防關係聯合願景聲明」以加強雙邊國防合作的承諾。
<b>2015年10月6日 至7日</b>	<b>越共總書記阮富仲首次訪美。</b>

日期	事件
2016年5月23日至25日	美國總統歐巴馬訪越，宣佈全部解除對越武器出口禁令。
2017年5月29日至31日	越南總理阮春福訪美，成為川普總統上任後第一位進行訪問美國的東南亞國家元首。
2017年11月11日至12日	美國總統川普訪越，越南作為其上任後外訪的第一個東南亞國家。
2018年1月25日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上任後首次訪越。
2018年2月24日	美國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USS Carl Vinson）首次訪問越南峴港市仙沙港（Tien Sa）。
2018年6月至8月	越南軍事團參加美國RIMPAC軍演。
2018年7月8日	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選擇越南作為其上任後首次訪問的東南亞國家。
2018年8月2日	越、美簽署價值將近一億美元的購買武器合同。
2018年10月17日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第二次訪越。
2019年2月27日	美國總統川普第二次訪越。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 **From Hedging to Soft Balancing: How the U.S. Strategy Changes Vietnam's China Policy, 2014-2019**

*Cong Tung Nguyen*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assumes that 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adopting “hedging” or “accommodating” strategy toward China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y putting forward an “independent, diversified and multidirectional foreign policy,” Vietnam has attempted to strengthen relations with a number of major powers, including China. As a result, Hanoi is regarded as a typical “hedger” towards Beijing. This paper, on the contrary, argues that the relating analyses on Vietnam’s China policy are somewhat one-sided, i.e. primarily focusing on the Vietnam-China relations themselves, but neglecting the initiativ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equently, they cannot demonstrate some recent dynamic changes in Vietnam’s China policy.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Vietnam’s China policy gradually shifted from hedging to soft balancing from 2014 to 2019 given considerations for its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is change is largely prompted by both “punitive factor” and “incentive factor”. The former is defined as the obvious pressure and threats posed by China since 2014, which includes China’s unyielding st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Vietnam’s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China’s economy, etc. Vietnam is, thus, forced to choose either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in the continuum instead of its ambivalent hedging strategy.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centive factor refer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ducing Vietnam into its quasi coalition targeting at containing China's rise due to Vietnam's growing role in its strategic layout. At the same time, Vietnam has become more willing to embrace the America's inducements given the increasingly conver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oving closer to Washington gives Hanoi more bargaining chips to handle with Beijing. Yet, such balancing act of Vietnam is still in low profile, which can be addressed as "soft balancing".

**Keywords:** Vietnam-China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Hedging, Soft Balancing, Vietnam

## 參考文獻

- 吳玉山，2009，〈權力不對稱與兩岸關係研究〉，包宗和、吳玉山主編，  
《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31-59，台北：五南圖書。Wu, Yu-  
shan. 2009. "Quanli buduichen yu liangan guanxi yanjiu" [Power Asymmetry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Studies]. In Bau Tzong-Ho & Wu Yu-Shan, eds.,  
"Chongxin jianshi zhengbian zhong de liangan guanxi lilun" [Revisiting  
Theorie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pp. 31-59. Taipei: Wunan Books.
- 楊三億，2018，〈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內部因素分析〉，《問題與研究》，  
57 (1)：1-28。Yang, Sanyi. 2018. "Wukelan anquan celve xuanze: neibu yinsu  
fenxi" [Ukraine's Security Strategic Choices: A Domestic Perspective]. Wenti  
Yu Yanjiu, 57 (1): 1-28.
- 薛健吾，2016，〈抗衡或扈從：14個歐亞國家對俄國外交政策選擇的再檢  
視〉，《東吳政治學報》，34 (3)：121-178。Hsueh, Chienwu (Alex).  
2016. "Kangheng huo hucong: 14 ge ouzhou guojia dui eguo waijiao zhengce  
xuanze de zaijianshi" [To Balance or to Bandwagon? Revisiting the Fourteen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NIS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toward Russia,  
1992~2009].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3): 121-178.
- ABS CBN News. 2018. "Pence Says South China Sea Doesn't belong to Any One  
Nation." [https://news.abs-cbn.com/overseas/11/16/18/pence-says-south-china-sea-doesnt-belong-to-any-one-nation?fbclid=IwAR1q9d2XPZbTtbX9jYC5Dywdubl\\_fDoEmeybWzjWfYyKkwv2GacK3jJyRZRu](https://news.abs-cbn.com/overseas/11/16/18/pence-says-south-china-sea-doesnt-belong-to-any-one-nation?fbclid=IwAR1q9d2XPZbTtbX9jYC5Dywdubl_fDoEmeybWzjWfYyKkwv2GacK3jJyRZRu) (November 30, 2018).
- BBC News. 2018.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China Lands Bombers on Island."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44180773> (Accessed on June 12,  
2019).
-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16.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s Ris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Global 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0 (3): 7-53.

- Chan, Steve. 2010. "An Odd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Balancing: East Asian States'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2 (3): 387-412.
- Chang-Liao, Nien-Chung. 2016. "The Sources of China's Assertiveness: The System, Domestic Politics or Leadership Preferenc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2 (4): 817-832.
- Chung, Jae Ho. 2009. "East Asia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China: Patterns and Variations." *Pacific Affairs*, 82 (4): 657-675.
- CNN News. 2016. "Vietnam's Defense Spending is \$5 Billion and Rising Fast." <https://money.cnn.com/2016/05/23/news/vietnam-military-spending/index.html> (November 21, 2018).
- Copeland, Dale C. 1996.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4): 5-41.
- David, Steven R. 1991.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World Politics*, 43 (2): 233-256.
- Friedman, Max P., and Tom Long. 2015. "Soft Balancing in the Americ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0 (1): 120-156.
- Goldstein, Avery. 2012. "U.S.-China Interactions in Asia." In David Shambaugh, ed., *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p. 263-292.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Huang, Chiung-Chiu. 2015. "Balance of Relationship: The Essence of Myanmar's China Policy." *The Pacific Review*, 28 (2): 189-210.
- Huang, Chiung-Chiu. 2017. "Embedded Relationality and Role: History and Hierarchy in Vietnam's China Policy."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1 (6): 129-146.
- Ikenberry, G. John. 2016. "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America, China, 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31: 9-43.
- IMF. 2019.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PPSH@WEO/OEMDC/ADVEC/WEOWORLD/CHN/USA>



(August 9, 2019).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13.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4): 7-48.
- Kang, David C.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4): 57-85.
- Kuik, Cheng-Chwee.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0 (2): 159-185.
- Kuik, Cheng-Chwee. 2016.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100): 500-514.
- Le, Hong Hiep. 2013. "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since Norm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35 (3): 333-368.
- Lebow, Richard Ned, and Benjamin Valentino. 2009. "Lost in Transi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3): 389-410.
- Liang, Ce. 2018. "The Rise of China as A Constructed Narrative: Southeast Asia's Response to Asia's Power Shift." *The Pacific Review*, 31(3): 279-297.
- Liberthal, Kenneth. 2011.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2/21/the-american-pivot-to-asia/>(November 17, 2018).
- Liff, Adam P. 2016. "Whither the Balancers? The Case for a Methodological Reset." *Security Studies*, 25: 420-459.
- Manning, Robert A. 2015. "America's 'China Consensus' Implodes."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s-china-consensus-implodes-12938> (November 10, 2018).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Y: W.W. Norton & Company.
- Miller, Eric A., and Toritsyn, Arkady. 2005. "Bringing the Leader Back in: Internal Threats and Alignment Theory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14 (2): 325-363.

- NY Times. 2014. "U.S. Eases Embargo on Arms to Vietnam." <https://www.nytimes.com/2014/10/03/world/asia/us-eases-embargo-on-arms-to-vietnam.html> (November 15, 2018).
- Pape, Robert A. 2005.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1): 7-45.
- Pham, Tuan, and Newsham Grant. 2018. "China's Worst Nightmare: RIMPAC 2020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chinas-worst-nightmare-rimpac-2020-south-china-sea-32327?page=0%2C1> (November 2, 2018).
- Reuters. 2014. "U.S. Criticizes Chinese Oil Rig Move Amid Vietnam Protest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vietnam-usa/u-s-criticizes-chinese-oil-rig-move-amid-vietnam-protests-idUSBREA450WL20140506> (November 1, 2018).
- Reuters. 2016. "Vietnam Gives Thumbs-up to U.S. Regional Role as Pivot Stumble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vietnam-usa-idUSKCN1211BR> (November 2, 2018).
- Reuters. 2019. "U.S. Hopes for Second Aircraft Carrier Visit to Vietnam this Year: Official."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vietnam/us-hopes-for-second-aircraft-carrier-visit-to-vietnam-this-year-official-idUSKCN1RF1OS> (June 12, 2019).
- Rosato, Sebastian. 2015. "The Inscrutable Intentions of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 (3): 48-88.
- Ross, Robert S. 2006.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5 (3): 355-395.
- Sands, Gary. 2018. "How Vietnam Benefits From US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0/how-vietnam-benefits-from-us-strategy-in-the-south-china-sea/> (October 30, 2018).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 72-107.

Schweller, Randall L. 2004.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2): 159-201.

Schweller, Randall L., and Xiaoyu Pu. 2011.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1): 41-72.

Shambaugh, David. 2012. “Tangled Titans: Conceptualiz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David Shambaugh, ed., *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p. 3-27.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SIPRI. 2018.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7.” <https://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18/sipri-fact-sheets/trends-international-arms-transfers-2017> (December 16, 2018).

Sweeny, Kevin, and Fritz, Paul. 2004.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6 (2): 428-449.

The Obama White House. 201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5.”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 (November 17, 2018).

The Trump White Hous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December 2, 2018).

Tran, Thi Bich, and Yoichiro Sato. 2018. “Vietnam’s Post-Cold War Hedging Strategy: A Changing Mix of Realist and Liberal Ingredients.” *Asian Politics & Policy*, 10 (1): 73-99.

Tran, Thi Phuc, Alena Vysotskaya G. Vieira, and Laura C. Ferreira-Pereira. 2013. “Vietnam’s Strategic Hedging Vis-à-vis China: The Rol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ussia.”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56 (1): 163-182.

Vuving, Alexander L. 2006. “Strategy and Evolution of Vietnam's China Policy: A

Changing Mixture of Pathways.” *Asian Survey*, 46 (6): 805-824.

Vuving, Alexander L. 2017. “What Vietnam Can Offer America.”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at-vietnam-can-offer-america-20874?page=0%2C2> (January 6, 2019)

Walt, Stephen M.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4): 3-43.

White House. 2017.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Da Nang, Vietna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November 20, 2018).

Womack, Brantly. 2006.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rld Bank. 2019. “Countries’ GDP (current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August 9, 2019).

### 越文文獻

Bao Moi. 2018. “Bộ trưởng Ngô Xuân Lịch tiếp Bộ trưởng Mattis tại TP.HCM.” [Vietnam Minister of Defense Ngo Xuan Lich to Receive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at HCM City]. <https://baomoi.com/bo-truong-ngo-xuan-lich-tiep-bo-truong-mattis-tai-tp-hcm/c/28194056.epi> (November 20, 2018).

Dan Tri. 2015. “Hợp tác hướng tới tương lai-bài học lớn nhất trong quan hệ Việt-Mỹ.” [Cooperation towards the Future-the Biggest Lesson in Vietnam-US Relations]. <https://dantri.com.vn/the-gioi/hop-tac-huong-toi-tuong-lai-bai-hoc-lon-nhat-trong-quan-he-viet-my-20150804181942582.htm> (November 24, 2018).

Dan Tri. 2018a. “Tổng Bí thư: ‘Tôi nói thẳng mà ông Tập Cận Bình không hề tự ái.’” [General Secretary Nguyen Phu Trong: ‘I said It Frankly, but Not Harm Xi Jinping’s Self-esteem’]. <https://dantri.com.vn/chinh-tri/tong-bi-thu-toi-noi-thang-ma-ong-tap-can-binh-khong-he-tu-ai-20180207152354033.htm> (September 20, 2018).

- Dan Tri. 2018b. “Mỹ hoàn tất tẩy độc sân bay Đà Nẵng, chuyển giao tàu tuần tra trên biển.” [The US completed the detoxification of Danang airport, and delivered patrol ships to Vietnam]. <https://dantri.com.vn/chinh-tri/my-hoan-tat-tay-doc-san-bay-da-nang-chuyen-giao-tau-tuan-tra-tren-bien-20180811111129494.htm> (October 20, 2018).
- Dan Tri. 2018c. “Bộ Kế hoạch và Đầu tư cảnh báo: Vay vốn Trung Quốc ‘cần xem xét và cân nhắc’.” [Ministry of Planning & Investment (MPI) Warns: Borrowing Chinese Capital ‘Needs to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https://dantri.com.vn/kinh-doanh/bo-ke-hoach-va-dau-tu-canh-bao-vay-von-trung-quoc-can-xem-xet-va-can-nhac-20180814061042783.htm> (November 16, 2018).
- Dan Tri. 2019. “Bộ Kế hoạch: Nguy cơ nhiều doanh nghiệp Việt bị Trung Quốc thu tóm, thôn tính.” [MPI: Many Vietnamese Enterprises Risk to Be Acquired and Annexed by China]. <https://dantri.com.vn/kinh-doanh/bo-ke-hoach-nguy-co-nhieu-doanh-nghiep-viet-bi-trung-quoc-thau-tom-thon-tinh-20190607163332108.htm> (June 10, 2019).
- HCM Academy. 2017. “Bảo vệ chủ quyền biển, đảo Việt Nam trong bối cảnh mới.” [Protecting Vietnam’s Sovereignty over Seas and Islands in the New Context]. <https://hcma.vn/tintuc/Pages/dien-dan-chinh-tri-tu-tuong.aspx?CateID=201&ItemID=27542> (November 28, 2018).
- HQVN. 2019. “Tình hình xuất khẩu, nhập khẩu hàng hóa của Việt Nam tháng 12 và năm 2018.” [An Overview of Goods Import and Export of Vietnam in 2018]. <https://www.customs.gov.vn/Lists/ThongKeHaiQuan/ViewDetails.aspx?ID=1559&Category=Ph%C3%A2n%20t%C3%ADch%20%C4%91%E1%BB%8Bnh%20k%E1%BB%B3&Group=Ph%C3%A2n%20t%C3%ADch> (June 12, 2019).
- Le, Dang Doanh. 2017. “Tránh phụ thuộc một thị trường.” [Avoiding Dependence on a Sole Market]. <https://nld.com.vn/thoi-su-trong-nuoc/tranh-phu-thuoc-mot-thi-truong-20170312213839736.htm> (November 1, 2018).
- Le, Vinh Truong. 2016. “VN đã hết thời chính sách ‘ba không’?” [Has Vietnam’s

‘Three-No’ Policy Been Outdated?]. [https://www.bbc.com/vietnamese/forum/2016/01/160115\\_vn\\_het\\_thoi\\_chinh\\_sach\\_ba\\_khong](https://www.bbc.com/vietnamese/forum/2016/01/160115_vn_het_thoi_chinh_sach_ba_khong) (November 28, 2018).

MPI Vietnam. 2018. “Tình hình thu hút Đầu tư nước năm 2018.” [FDI Attraction in 2018]. <http://fia.mpi.gov.vn/tinbai/6110/Tinh-hinh-thu-hut-Dau-tu-nuoc-ngoai-nam-2018> (June 16, 2019).

MPI Vietnam. 2019. “Tình hình thu hút Đầu tư nước ngoài 5 tháng năm 2019.” [FDI Attraction in the First 5 Months of 2019]. <http://fia.mpi.gov.vn/tinbai/6184/Tinh-hinh-thu-hut-dau-tu-nuoc-ngoai-5-thang-dau-nam-2019> (June 16, 2019).

NLD. 2014. “Tận dụng FTA, giảm lệ thuộc thương mại Trung Quốc.” [Taking Advantage of FTA to Reduce Trade Dependence on China]. <https://nld.com.vn/kinh-te/tan-dung-fta-giam-le-thuoc-thuong-mai-trung-quoc-20140605104218597.htm> (October 20, 2018).

NLD. 2018. “Mỹ hoan nghênh Việt Nam tham gia RIMPAC 2018.” [The US Welcomed Vietnam to Join RIMPAC 2018]. <https://nld.com.vn/thoi-su-quoc-te/my-hoan-nghenh-viet-nam-tham-gia-rimpac-2018-20180629220630291.htm> (October 20, 2018).

Nguyen, Manh Hung. 2016. “Việt Nam: điểm nhấn trong Tái cân bằng châu Á của Mỹ.” [Vietnam: A Highlight in the U.S. Pivot to Asia]. <https://news.zing.vn/viet-nam-diem-nhan-trong-tai-can-bang-chau-a-cua-my-post649954.html> (November 15, 2018).

Nguyen, Ngoc Truong. 2014. “Hãy cài đặt lại quan hệ Việt-Trung.” [Resetting the Vietnam-China Relations]. <http://toquoc.vn/y-kien-binh-luan/hay-cai-dat-lai-quan-he-viettrung-125000.html> (September 30, 2018).

Nguyen, Ngoc Truong. 2019. *Thế giới 30 Năm: Nhận diện và Xu thế* [The World 30 Years: Identification and Trends]. Hanoi, HN: Labor and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Nhan Dan. 2018. “Thủ tướng Nguyễn Xuân Phúc kết thúc tốt đẹp chuyến tham dự Hội nghị cấp cao ASEAN 33 và các hội nghị cấp cao liên quan.” [PM Nguyen

Xuan Phuc Successfully Fulfilled His Participation to the 33rd ASEAN Summit and Related High-level Conferences]. <http://www.nhandan.com.vn/chinhtri/tin-tuc-su-kien/item/38264402-thu-tuong-nguyen-xuan-phuc-ket-thuc-tot-dep-chuyen-tham-du-hoi-nghi-cap-cao-asean-33-va-cac-hoi-nghi-cap-cao-lien-quan.html> (November 26, 2018).

TCCS. 2015. “Vấn đề đối tác-đối tượng trong chiến lược bảo vệ Tổ quốc.” [Partner-Object Issue in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http://www.tapchiconsan.org.vn/Home/Nghiencuu-Traodoi/2015/31758/Van-de-doi-tac-doi-tuong-trong-chien-luoc-bao-ve.aspx> (November 10, 2018).

Thanh Nien. 2014. “Bắt giữ gần 600 đối tượng trộm cắp, kích động gây rối ở Bình Dương.” [To Arrest Nearly 600 People Who Looted and Incited Disturbance in Binh Duong Province]. <https://thanhvien.vn/thoi-su/bat-giu-gan-600-doi-tuong-trom-cap-kich-dong-gay-roi-o-binh-duong-79903.html> (December 7, 2019).

Thanh Nien. 2018. “Duy trì đà phát triển mạnh mẽ của quan hệ Đối tác toàn diện Việt-Mỹ.” [Maintaining the Strong Momentum of the Vietnam-U.S.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https://thanhvien.vn/thoi-su/duy-tri-da-phat-trien-manh-me-cua-quan-he-doi-tac-toan-dien-viet-my-991264.html> (November 30, 2018).

Tran, Viet Thai. 2015. “Ba ý nghĩa chuyến thăm Mỹ lịch sử của Tổng bí thư.” [General Secretary’s Historical Visit to the US Conveys Three Significant Messages]. <https://tuoitre.vn/ba-y-nghia-cua-chuyen-tham-lich-su-774159.htm> (November 29, 2018).

Tran, Viet Thai. 2017. “Trump thăm Việt Nam: ‘Sự kiện đặc biệt.’” [President Trump to Visit Vietnam: ‘A Special Event’]. <https://www.bbc.com/vietnamese/media-41916155> (November 29, 2018).

Tuoi Tre. 2018a. “Duyên nợ của Mỹ với Cam Ranh.” [The Predestined Bond of the US with Cam Ranh Port]. <https://tuoitre.vn/duyen-no-cua-my-voi-cam-ranh-20180307092819458.htm> (June 12, 2019).

Tuoi Tre. 2018b. “Mỹ chuyển giao 6 xuồng tuần tra giúp Việt Nam chống ‘người

xấu’.” [The US Transferred 6 Patrol Ships to Help Vietnam Fight against ‘Bad Guy’]. <https://tuoitre.vn/my-chuyen-giao-6-xuong-tuan-tra-giup-viet-nam-chong-nguoi-xau-20180329152700571.htm> (November 1, 2018).

VASI. 2014. “Đẩy mạnh thực hiện Nghị quyết 09-NQ/TW, Về chiến lược biển Việt Nam đến năm 2020.”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olution No. 09-NQ/TW Regarding Vietnam’s Maritime Strategy to 2020]. <http://www.vasi.gov.vn/757/day-manh-thuc-hien-nghi-quyet-09nqtw-ve-chien-luoc-bien-viet-nam-den-nam-2020/t708/c247/i473> (November 16, 2018).

Vietnam MOFA. 2004. “Chính sách đối ngoại của Việt Nam trong giai đoạn hiện nay.” [The Foreign Policy of Vietnam in the Current Period]. [http://www.mofahcm.gov.vn/vi/mofa/cs\\_doingoai/cs/ns040823163300](http://www.mofahcm.gov.vn/vi/mofa/cs_doingoai/cs/ns040823163300) (November 16, 2018).

Vietnam MOFA. 2015. “Tài liệu cơ bản về Trung Quốc và quan hệ Việt Nam-Trung Quốc.”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and Vietnam-China Relations]. [http://www.mofahcm.gov.vn/vi/mofa/cn\\_vakv/ca\\_tbd/nr040818094447/ns150401025706](http://www.mofahcm.gov.vn/vi/mofa/cn_vakv/ca_tbd/nr040818094447/ns150401025706) (September 30, 2018).

Vietnam MOFA. 2018. “Việt Nam hoan nghênh sáng kiến kinh tế Ấn Độ Dương-Thái Bình Dương của Mỹ.” [Vietnam Welcomes the U.S. Indo Pacific Economic Initiative]. <https://vnexpress.net/tin-tuc/the-gioi/viet-nam-hoan-nghenh-sang-kien-kinh-te-an-do-duong-thai-binh-duong-cua-my-3786783.html> (November 21, 2018).

Vietnam Net. 2014. “Không có hữu nghị viễn vông.” [There Is No Unrealistic Friendship]. <http://vietnamnet.vn/vn/tuanvietnam/khong-co-huu-nghi-vien-vong-177171.html> (December 20, 2018).

Vietnam Net. 2016a. “Tổng thống Obama chào xã giao Tổng bí thư.” [President Obama Gives a Courtesy to the General Secretary]. <http://vietnamnet.vn/vn/thoi-su/chinh-tri/obama-tham-vn-le-don-chinh-thuc-306227.html> (November 20, 2018).

Vietnam Net. 2016b. “Tổng thống Obama gặp các lãnh đạo cấp cao VN.” [President



Obama to Meet with Senior Vietnamese Leaders]. <http://vietnamnet.vn/vn/thoi-su/doi-ngoai/tong-thong-obama-gap-cac-lanh-dao-cap-cao-vn-306364.html> (September 26, 2018).

Vietnam Net. 2018. “Việt Nam nói về thông tin mua vũ khí Mỹ gần 100 triệu USD.” [Vietnam Responds to the Information about Buying Nearly 100 Million USD Weapons from the US]. <http://vietnamnet.vn/vn/thoi-su/quoc-phong/viet-nam-noi-ve-thong-tin-mua-vu-khi-my-gan-100-trieu-usd-467751.html> (November 2, 2018).

Vietnam Net. 2019. “Phi công quân sự Việt Nam đầu tiên hoàn thành khóa huấn luyện tại Mỹ.” [The First Vietnamese Military Pilot to Complete Training Course in the US]. <https://vietnamnet.vn/vn/thoi-su/quoc-phong/phi-cong-quan-su-viet-nam-dau-tien-hoan-thanh-khoa-huan-luyen-tai-my-538768.html> (June 12, 2019).

Vietnam Plus. 2016. “Ông Obama đọc bài thơ thần ‘Nam quốc sơn hà’ của Lý Thường Kiệt.” [President Obama to Recite the Poem ‘Mountains and Rivers of the Southern Country’ by King Ly Thuong Kiet]. <https://www.vietnamplus.vn/ong-obama-doc-bai-tho-than-nam-quoc-son-ha-cua-ly-thuong-kiet/387493.vnp> (November 18, 2018).

Viet Times. 2016. “Cựu Đại sứ Lê Văn Bằng: Mỹ có thể giúp cân bằng lực lượng Biển Đông.” [Former Ambassador to the US, Le Van Bang: The US Can Help Balance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viettimes.vn/cuu-dai-su-le-van-bang-my-co-the-giup-can-bang-luc-luong-bien-dong-276995.html> ( June 20, 2019).

VnExpress. 2010. “Chính sách ‘ba không’ của quốc phòng Việt Nam.” [Vietnam’s ‘Three-No’ Defense Policy]. <https://vnexpress.net/tin-tuc/the-gioi/chinh-sach-ba-khong-cua-quoc-phong-viet-nam-2173776.html> (November 5, 2018).

VnExpress. 2014. “Cam Ranh-24 năm làm căn cứ quân sự của Liên Xô.” [Cam Ranh-24 Years Serving as a Soviet Military Base]. <https://vnexpress.net/thoi-su/cam-ranh-can-cu-quan-su-lung-lay-mot-thoi-2930501-p2.html> (June 12, 2019).

VnExpress. 2015. “Tướng Nguyễn Chí Vịnh: ‘Việt-Mỹ cam kết không xâm hại lợi ích chiến lược’.” [General Nguyen Chi Vinh: ‘Vietnam and the US Pledge Not to Infringe upon Strategic Interests of Each Other’]. <https://vnexpress.net/tin-tuc/the-gioi/tuong-nguyen-chi-vinh-viet-my-cam-ket-khong-xam-hai-loi-ich-chien-luoc-3241672.html> (November 12, 2018).

VnExpress. 2018. “Trung Quốc có thể sắp lập vùng nhận dạng phòng không ở Biển Đông.” [China May Soon Set up an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vnexpress.net/the-gioi/trung-quoc-co-the-sap-lap-vung-nhan-dang-phong-khong-o-bien-dong-3752535.html> (June 6, 2019).

VnExpress. 2019a. “Thủ tướng: ‘Việt Nam sẽ tăng mua hàng Mỹ’.” [Prime Minister: ‘Vietnam Will Purchase More Goods from the US’]. <https://vnexpress.net/kinh-doanh/thu-tuong-viet-nam-se-tang-mua-hang-my-3870584.html> (March 18, 2019).

VnExpress. 2019b. “Cuộc chiến biên giới phía Bắc sẽ có vị trí xứng đáng trong sách giáo khoa.” [The northern Border War Will Earn a Deserved Position in the Textbooks]. <https://vnexpress.net/40-nam-cuoc-chien-bao-ve-bien-gioi-phia-bac/cuoc-chien-bien-gioi-phia-bac-se-co-vi-tri-xung-dang-trong-sach-giao-khoa-3881522.html> (March 18, 2019).

VnExpress. 2019c. “Mỹ bán trình sát cơ không người lái cho Việt Nam.” [The US to Sell Vietnam Drones]. <https://vnexpress.net/the-gioi/my-ban-trinh-sat-co-khong-nguoi-lai-cho-viet-nam-3932680.html> (June 20, 2019).

VOA Vietnamese. 2018. “Việt Nam ‘đặt mua’ gần 100 triệu đôla vũ khí Mỹ.” [Vietnam ‘Ordered’ Nearly 100 Million USD Weapons from the US]. <https://www.voatiengviet.com/a/viet-nam-dat-mua-hang-chuc-trieu-dola-vu-khi-cua-my/4508935.html> (November 2, 2018).

VOV Vietnam. 2015. “Tổng Bí thư Nguyễn Phú Trọng trả lời phỏng vấn báo chí Hoa Kỳ.” [General Secretary Nguyen Phu Trong Gave Interviews to US Press]. <https://vov.vn/chinh-tri/tong-bi-thu-nguyen-phu-trong-tra-loi-phong-van-bao-chi-hoa-ky-411636.vov> (November 2, 2018).

- VOV Vietnam. 2017. “Toàn văn Tuyên bố chung Việt Nam-Hoa Kỳ.” [Vietnam-US Joint Statement]. <https://vov.vn/chinh-tri/toan-van-tuyen-bo-chung-viet-nam-hoa-ky-513808.vov> (November 30, 2018).
- Vu, Hong Lam. 2019. “Việt Nam có đang xích lại gần Hoa Kỳ, xa Trung Quốc?” [Is Vietnam Moving Closer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Far from China?]. <https://www.bbc.com/vietnamese/forum-48560839> (June 14, 2019).
- Vuving, Alexander L. 2015. “TBT Trọng đi Mỹ: Chuyển đi mở cục diện mới.” [General Secretary Trọng’s Visit to the US Opens up a New Prospect]. [https://www.bbc.com/vietnamese/forum/2015/07/150706\\_forum\\_nguyenphutrong\\_us\\_visit\\_vuhonglam](https://www.bbc.com/vietnamese/forum/2015/07/150706_forum_nguyenphutrong_us_visit_vuhonglam) (November 1, 2018).
- Zing. 2014. “Việt Nam chi bao nhiêu cho quốc phòng?” [How Much Does Vietnam Spend on Defense?]. <https://news.zing.vn/viet-nam-chi-bao-nhieu-cho-quoc-phong-post420668.html> (November 20, 2018).